

建康實錄

一



古逸叢書三編之九

建康實錄

中華書局影印

一九八四年據北京圖書

館藏北宋刻本原大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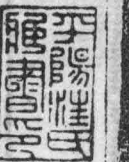


建康實錄叙



直隸許州

嵩



撰



司馬子長善叙事古稱良史然班固嫌其疎略是非  
 頗謬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為所蔽嵩述而不作竊思  
 好古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  
 于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已前雖引漢曆二十餘  
 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載  
 涉西晉之年泊瑯琊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為東晉  
 首年東晉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八帝六  
 十年而禪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  
 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  
 年陳建首号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

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晉革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摠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明處所用存古跡其有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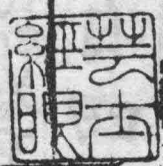
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  
其實建康宮三百二十一年

建康實錄卷第一



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為秣陵吳改為建業晉愍帝諱業改為建康元帝即位稱建康宮五代仍之不改故其書舉南朝之事

吳太祖上



建康者古之金陵地案周禮牽牛娶女之野尚書禹

別九州曰淮海惟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州此別揚

州之分域

春秋元帝命包日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又云厥土下濕而多生揚抑以爲名其地北據淮東距

海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惟金陵與洛下耳

昔周大王長子太伯與次弟

仲雍讓少弟季歷位俱奔江南百姓從而君之自號

勾吳太伯所築勾吳故城在梅里平墟今常州無錫

縣東三十里故吳城是也太伯卒無子百姓共立仲  
雍為君仲雍已下至周章四代皆君於吳武王剋紂  
因而封之故春秋時其地屬吳自周章已後十八代  
吳王夫差即位無道立二十三年當春秋魯哀公二  
十二年冬十一月為越王勾踐所滅其地乃屬越案  
周書元王四年即越王勾踐四年當春秋之末越既  
滅吳盡有江南之地

越王築城江上鎮今淮水一里半廢越城是也案越  
苑蠡所築城東南角近故城望國門橋西北即吳牙

門將軍陸機宅故機入晉作懷舊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即此城在三井崗東南一里今瓦棺寺閣在崗東偏也

勾踐後七代一百四

十三年越王無疆即位元年當周顯王三十六年越

霸中國與齊楚爭強為楚威王所滅其地又屬楚乃

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或



去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號金陵楚威王後一百一

十餘年當秦始皇二十四年春滅楚無諸侯分天下

作三十六郡安秦本紀渭南河上中山川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瑯琊郡泗水薛郡東郡邯鄲郡上谷魚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平原雲中大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蜀蜀郡巴三三十六郡也以金陵為鄣郡於故鄣

屬今吳興郡浙江以東為會稽郡楚亡已後二十三年當

始皇三十六年始皇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

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

至今呼為秦淮其淮本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東二源合自方

山墟西注大江其二源分派屈曲不類人功疑非秦始皇所開古老相傳方山西瀆江上三十三里言是秦皇關又鑿石磯山而疏決此浦後人因名秦淮也乃改

金陵邑為秣陵縣秦之秣陵縣城即在今縣城東南

六十里秣陵橋東北故城是也秦乃罷周時諸侯置

郡縣宰守以秣陵屬鄣郡漢武帝元封二年廢鄣郡

置丹陽郡而秣陵縣不改始放虞舜置一十二州刺

史以領天下諸郡則虞書所謂咨十有二牧揚州是

其一焉自漢初置揚州治無定所案輿地志漢揚州初理歷陽後

錄為袁述所逼又徒曲阿也云云晉永嘉中王敦始為建康創立州城今江

寧縣城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即吳時治城東則運漕

吳大帝所開今西州橋水是也案晉書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遣子

府因号此城為西州故傳云東府西王莽改丹陽為宣亭郡後漢初

還為丹陽郡郡治於苑陵統一十七縣而揚州因漢

不改所統六郡為九十二縣也案前漢初置丹陽郡郡治苑陵於

石城胡熟陵陽蕪胡縣溧陽末城丹陽歙縣等一十七縣後漢仍之不改州所領郡亦依舊焉

吳太祖上 太祖下 廢帝 景帝 後主

太祖大皇帝姓孫氏諱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其先出自周武王母弟衛康叔之後武公子惠孫曾耳

為衛上卿因以孫為氏春秋時孫武為吳王闔閭將

因家于吳帝乃孫武之後也相鍾父堅案祥瑞志鍾家于言春早夫父幼與母居

性至孝遭歲荒儉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年請鍾乞瓜鍾厚待之二人曰此山下善可葬當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許願見佳可去即可葬處也鍾去三四十

步便返願見三人並成白鶴飛去鍾記之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光怪雲氣五色二屬於天及堅母孕堅也吳閭門以告鄰母母曰此夢

安知非吉祥也堅生容兒奇異仕漢為破虜將軍長沙太守靈

帝末董卓作亂堅乃自長沙舉兵討卓破卓軍於陽

夏長驅入洛修祭漢陵廟屯軍城南甄官井上見五

色氣使人入井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方圓四寸上細五龍龍一

左右分散堂臺者投於井中其政者是漢後征劉表於荊州為江

夏太守黃祖伏兵殺之於峴山兄子賁於取表

曲阿收其眾歸表術於淮南案英雄記與此說不同云堅以

公引兵緣山向堅堅尋山討公兵士下石中堅應時死別傳去堅攻荊州刺

史劉表使江夏太守黃祖拒於楚聲聞祖使將士伏射殺堅於峴山中二錄差

爾堅字文臺少為縣吏年十七父鍾並為經錢塘甌里遇海賊胡王劫南人

物於甌里岸上分之堅望之而感父曰彼可取因登岸遂指揮處分似部領香

走堅獨追一騎收財物而還堅生四子榮權翊序案志孫堅生三子

生仁即戲子榮時年十七父後往見廣陵人張紘詔世務事言雪先君之耻

於黃祖辭切意正涕泣橫流紘心奇之助成其事榮因委以母及諸弟徑往

春見表術垂涕而言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早與明使君同盟結好於南陽不

幸遇難動業不終榮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仗願明使君察其深誠術甚異之

以其父眾千人配焉表為漢折衝校尉使破廬江太守陸康時漢獻帝興平元

年也明年冬術以策為於冠將軍初表術表榮舅吳景為丹陽太守及術據

春而揚州刺史劉繇走度江遂逐景奔歷陽策因諮術征繇領兵千餘騎數

定賓客樂從者數百人興平二年十二月發自壽陽比至歷陽眾已五六千

於橫江大破劉繇牛者營追敗繇於曲阿轉關千里郡縣歸伏遂東破嚴白虎  
於會稽白虎走義士許昭昭匿之程普請討昭曰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  
此丈夫之志也遂捨昭引軍屠東冶白虎降殺之少且官吏鎮於會稽破大史  
愆於涇口復任之以舅吳景復領丹陽太守南討豫章盧陵定之時表術將偕  
大號於江北策乃使張紘為書絕之自領會稽太守以張昭張紘等為腹心謀  
主遂調時節貢賦於漢曹操乃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策雖外見受官內懷  
三分之計及表術敗死其部曲將術家屬歸廬江太守劉勳策既定江東遂引  
兵與周瑜西渡襲皖城大破劉勳於廬江取表術乘輿百工器物而歸以李術  
為廬江太守守皖初荆州刺史劉表使黃祖子射來投劉勳策轉破射於西塞之  
水而追殺其將劉虎韓晞於沙羨縣還定豫章走華歆以從兄貢領豫章太守  
留貢弟輔將兵住南昌策謂貢曰儻芝自署廬陵太守兄今據豫章是扼其咽喉  
而守其門戶也但當伺其形便因今國議杖兵而進一舉可定矣策江表傳  
後孫資聞儻芝病即如策計引周瑜上巴丘外為形勢遂與其弟輔進廬陵而據之

時曹操既扼表紹而不能

禁因與策為好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復為二章取策

從兄貢女為夫人建安五年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

射陽陰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於會稽圖取

策策密知之討登至丹陽聞曹操與表紹相拒於官

渡將欲謀渡江迎獻帝初吳郡太守許貢見策英傑  
乃表策勇蓋天下驍雄似項羽請朝廷留入不然必  
為後患策微知使人遮得其表而召貢責之令武士  
絞殺及此兵屯江上因出獵馬駿去從騎遠為貢客  
許昭伏刺之傷面時瑯瑯道士干吉有道術往來吳  
中言事多驗諸將委策拜吉三分之二策惡之既至  
丹徒責其水旱事誅吉自後每獨坐常見吉在左右  
及許昭所傷治瘡方差策性剛取鏡照面見所傷瘡  
乃怒曰大丈夫將建功業而令面如此遂擲鏡大叫  
瘡裂而死時年二十六

案搜神記既殺干吉每照鏡見吉在室中  
顧而不見如是再三因擲鏡大叫瘡裂須

申而以後事付弟權託長史張昭張紘輔佐之臨終顧

死也

張昭  
勸權  
八  
勸  
舉

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言終而卒權臨喪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

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名以成勳業方今天下鼎沸

豺狼滿道此寧哭時猶閉門待盜未為仁也乃改權

服扶上馬使出巡行軍伍案江表記堅為下邳丞生權廣額大口

征伐每立奇謀策顧權謂是時吳始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

廬陵等郡深峻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雄布在州

郡賓客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之有君臣之固權既

統事以周瑜程普呂範等為爪牙將軍魯肅諸葛瑾

步騭陸遜為腹心賓客招延英俊而分部諸將鎮撫

山越討不從命使太史慈鎮海會稽當同秦呂蒙為  
劇縣長建安六年春榮所置廬江太守李術聞榮死  
遂不從命乃與權書曰有德是歸無德見叛不應還  
權怒目征之梟首屠其城徙其眷曲一萬人從東渡  
江八年以弟翊代吳景領丹陽太守九年大會僚屬  
以事誅沈友字子正吳人也弱冠好學博聞明瞻  
善文詞多有口辯時人以友筆妙舌妙刀妙三妙過人  
權至吳徵禮之共論王霸大略當世之務友性忠蹇  
立朝正色為衆所毀權亦以終不為己用故殺之  
十年春往椒丘使都尉賀齊討上饒分置建平縣是  
歲丹陽都督矯臨見郡丞戴貞等與邊洪謀殺太守孫



翊翊妻徐密與翊親近孫高傳嬰等謀覽負伏刃殺之盡誅其黨以覽負首祭翊墓十一年建昌都尉太史慈卒 慈字子義東萊黃人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以先聞者善時州章已去郡守甚恐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選行懷郡章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給而取章因得毀之說吏與俱亡出城潛還通郡章慈由是知名既而避州隙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名義之饋其家問訊老母及黃巾賊圍孔融母急召慈還令救融慈單行徑至都昌伺隙入見融言老母感遇之意請以求外援無損府君之兵以却賊因而開城詭習馬射伺賊之懈便

突圍出求救於劉備以解都昌之圍而還啓其母母  
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後揚州刺史劉繇渡江  
慈隨之曲阿會孫策討繇慈單騎出候卒遇策於神  
亭策從韓當宋謙黃蓋等一十三騎慈便前獨闢正  
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  
鍪會西家兵來乃解與繇俱奔豫章道自蕪湖亡入  
山中稱丹陽太守立屯府於涇縣尋爲策所破執之  
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也若卿爾時得我何如慈曰  
未可量也策大笑曰天下之事當與卿共之拜門  
下都督從還吳遷折衝中郎將深委任之每與計  
議聞劉繇死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謂

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人盡在公路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在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乃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遵自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初交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公喪亡恨不及其生與論辯之且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誠能往視兒子并致孤意於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者且安慰之并觀子魚所牧御方規視廬江鄱陽之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所將多少自由意

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相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其於盡節沒而後已今此使行不宜多兵數十人自足往還左右聞策使慈皆密諫慈難測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料詳矣太史子義雖勇烈非縱橫人也其心有士謨義重然諾一意許知已死生不相負諸君勿憂之自出餞於閭門把腕別曰何時當還荅曰不過六十日如期歸告於策曰子魚非籌略之才但自守而已今廬陵鄱陽皆不受子魚之命海昏上獠約有六千餘家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爾發召一民不可得策撫掌大笑遂有并兼之心乃拜慈為建昌都尉治於海昏焉督諸將

以拒劉表從子磐。身長七尺七寸，美鬚，稱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着焚圍外，萬人莫下。稱善。曹操聞其名，遺書以篋封之。慈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及權統事。以慈能制劉磐，專委南方之事。卒時年四十二。

十二年，太夫人吳氏薨，合葬高陵。夫人吳郡錢塘人，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求而聘之。夫人初孕，策夢月入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堅曰：日月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後堅薨，夫人家于舒，撫育孤幼，嚴於母訓，及策統

衆夫人助治軍國至多補益案是書堅漢初平四年薨興平二年

策見表術計堅亡時策年十六七

策功曹魏滕有罪將欲殺之時左右憂恐計無所出

夫人乃倚大井召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捨過錄功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之他人

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井策大

驚遽釋滕罪夫人智略事多如此存下甚得衆心臨

薨引見張昭張紘等屬以後事秋鄱陽有山賊彭虎

等聚黨數萬使將軍董襲討之襲身長八尺武力絕

人聲發若雷賊帥望旗散走

十三年春征黃祖於江夏屠其城邑生獲祖梟首於

軍所虜其男女數萬口而歸分歆置始新新定黎陽

殺黃祖

休陽以六縣爲新都郡秋曹操征劉表於荊州時表已死子琮舉荊州降時劉備自袁紹南連劉表在荊州操旣平荆土因追破備備走當陽操乃多修舡舫遣書於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召示群臣張昭等議皆勸權迎之魯肅竊諫不可時命周瑜使鄱陽行途未遠請追瑜任以軍事權召瑜瑜還意與肅同權廷論未能決因起入周瑜趨後密說權曰今拒操破之必矣若破操天下可鼎峙而立荊州上流當吳有也權許之乃密使魯肅上往觀豐肅至遇備已敗遂便止傳權意見備於當陽長坂切陳成敗事勢將合謀以拒操權始自吳遷

於京口而鎮之

案地志吳大帝親自吳遷宋方築京城兩面西面各開一門即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為京鎮在建業之

北因為京口或云漢時已有京口未詳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東渡江使緒衣三千鑿朱方京峴山東南隴因名丹徒今潤州見有徒兒浦即始皇將徒人

過此浦因名焉備乃使諸葛亮詣權權乃使周瑜程普將兵二

萬隨亮與備南拒操權自將中軍一萬繼之瑜以黃

蓋為先鋒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以魚膏

裹以幃幕上建旌旗龍幡前遣書報曹操給其欲降

時東南風急因取草艦最著前繫走舸於後中江舉

帆俱前操軍士皆延頸觀望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

發火烈風猛舡往如箭悉燒北舡延及岸上營落飛

埃張天瑜率輕銳雷鼓同進大破曹操軍於赤壁江

口操走僅獲免北歸留曹仁守江陵瑜與程普等追

周瑜破曹操



破仁軍於南郡瑜爲流矢中其右脇瘡甚卧仁乃勤  
兵逼瑜乃自起輿行軍陣間仁聞收軍退走權以瑜  
領南郡鎮江陵

十四年權居京口劉備詣京口見權求荊州周瑜聞  
之密上書諫留備處於吳莫遣還時彭城太守呂範  
進說權曰劉備雖窮迫見歸得雨非池中物請及今  
困留之權不納遙表漢以備爲荊州牧使治公安自  
餞備於江上觀望久之謂備曰孤與公掃清逋穢迎  
帝定都事寧之日願與公乘舟遊滄海耳備對曰此  
亦備之志也

按劉備傳備既辭謂左右曰孫車騎精爽周贍其難焉下吾不得再見之矣遂日夜兼行上公安也時曹

操聞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墜於地也

十五年分豫章置鄱陽郡分長沙置漢昌郡以魯肅  
爲太守治於陸口以南中郎將步騭爲交州刺史騭  
到殺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以徇諸郡表士燮交  
阯太守兼左將軍南土賓服自此始也是歲偏將軍  
南郡太守都亭侯周瑜卒 瑜字公瑾廬江舒城人  
少有姿兒與孫策同年策父堅初起義兵討董卓徙  
家于舒瑜見策善相友待推道南大宅舍之策外堂  
拜母有無與同及策領父衆將東渡至歷陽瑜從父  
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策馳書報瑜瑜將鄉里數  
人候策策大喜遂共定江東諸郡累遷至江夏太守  
從征剋皖城因得橋公二女皆國色策納大者瑜納

小者

江表傳策嘗從容戲瑜曰橋公三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婚亦足歡矣

及權統事太夫人勅權以

兄事瑜拜中護軍時權位在將軍諸賓客為禮尚簡  
惟瑜獨盡敬而執臣節性度恢廓權甚委之與張昭  
等共掌衆務大小關之及鎮江陵聞益州劉璋為張  
魯侵寇乃自詣京說權進取蜀得蜀使魯肅固守其  
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躡曹操北  
方可圖權許之瑜歸江陵治行道病卒於巴丘時年  
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流涕而言曰公瑾有王佐之才  
今忽短命孤何賴焉及喪還自至蕪湖迎之喪事費  
度一為供給著令曰故將軍周瑜賓客皆不得問瑜  
有二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脩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瑜少

稽憲於晉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騎人諸曰曲有誤周郎  
顧瑜常有恩信著於吳中人皆呼為周郎也案江表傳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  
瑜瑜持節容下之普後自勒服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其謙讓  
服人如此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之乃下揚州遣九江將幹  
往見之幹有容儀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  
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  
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問并觀雅規而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  
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入設酒食畢遣之出就別館後三日  
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選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  
因謂幹曰凡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日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  
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齊叟復存吾猶撫其背而所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  
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智非言辭所聞魏人多之瑜威聲既  
著劉備曹操互疑譖之瑜籌略萬人英也觀其器度廣大恐不久為人臣曹操  
亦有書與權云赤壁值軍疾疫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權終委信無別

十六年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

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為建業是歲

初作濡須塢於江西以拒曹操時操以步兵號四十

萬列營出濡須口權以七萬當之使甘寧夜突入操

營斬數級而還操軍大駭軍中鼓噪權聞笑曰以復  
驚老子

十八年權自與操相持於濡須使將軍常雕等以兵  
五千乘油舡夜入中洲權使將軍嚴圭朱桓等率水  
軍擊破之梟其將諸葛廆并首虜二千人而還權數  
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乘輕舟入濡須操軍士以為  
挑戰欲擊之操不許曰此孫權欲觀吾軍部伍也勅  
左右嚴伏不得妄動權行五里迴作鼓吹而歸操  
見權舟舡器械整肅嗟曰生子當如孫權劉景升兒  
子若狔犬耳

案魏書孫權乘大舡來觀曹公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着  
其舡舡偏重將覆乃迴舡直以一面受箭箭射舡平乃回

此說權乃為書與操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曰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乃引還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掠徵令內移入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十九年夏五月權又征皖城取之獲太守朱光魏軍盡退克寧江表而揚州所統丹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臨川安城廬陵南郡等一十四郡合一百四十八縣是歲劉備入蜀定益州使關羽鎮襄陽

二十年權使諸葛瑾往詣備求荊州備不與權征之置南三郡守使呂蒙討定其民蜀將關羽盡逐出之權大怒自上鎮陞口使漢昌太守魯肅南討時曹操

又入漢中備懼操逼遂遣使與吳求和乃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四郡屬吳冬折衝將軍升城督甘寧卒寧字興霸臨江人也少爲吏輕財重士嘗聚健兒年少好持弓弩帶鈴民間鈴聲即知寧來也出入陸則連騎水則輕舟與人相遇待之甚厚乃與交歡不爾即放而奪之自劉表敗歸吳周瑜薦之以驍果從權嘗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可以敵也

二十一年權自陸口引兵還合肥營於津北魏遣將軍張遼拒之久不戰權乃徹軍過津南自留千人殿後與軍將舉酒樂飲前部渡將欲盡遼知之密使人斷橋以輕騎來襲權榮馬至津橋橋南已折丈餘給事

谷利在後令權持鞍緩控利加鞭助馬勢遂得超渡  
魏人追逼之利與別部司馬凌統以死苦戰身被數  
瘡賀齊等廻軍津南列陣以待之權既免至大軍坐  
泣嚙指出血以爲終身之戒封谷利等爲都亭侯張  
遼素不識權權去後因得吳降人問云向者紫髯將  
軍長上短下者是何人荅曰孫將軍遼愧愕久之舉  
軍歎恨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祥詣曹操詐降將謀息兵  
操信之使修好結婚是歲偏將軍都亭侯凌統卒  
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年十五以父功舉爲別部  
司馬攝領父兵嘗有宴會部下將陳勤性剛勇飲酒



使氣凌轢一座統面折之勤怒及其父母統流涕不  
答罷出勤於道又兇悖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  
日乃死時人多之每隨權征伐從陸口還合肥率左  
右苦戰免權津北之難而還悲痛親近者皆沒無返  
者權引袂拭面曰公績亡者已矣但使卿在何患無  
人因留之常使出入卧内統爲人性好接物親賢愛  
士輕財重義有國士風年二十九卒權聞之驚起哀  
不自勝使張承作誄致祭有二子列封皆幼弱權收  
養於宮中年八九歲令葛先授書十日一教乘馬射  
呼爲吾家虎子

二十三權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虎傷馬長史

張紘執轡諫曰足下繼兄父之業不宜輕脫逞英雄  
於猛獸萬一不虞則大事去矣權乃止秋橫江將軍  
益陽侯魯肅卒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  
家富於財常散以賑窮乏結豪士得鄉邑之心時廬  
江周瑜為居巢長聞之往求資糧肅時有米二困各  
三千斛直指一困與瑜瑜益竒之乃結僑札之交袁  
術聞而徵之肅見其無綱紀乃就周瑜於居巢相與  
携老弱渡江任曲阿見孫策英傑遂定議共事之策  
死權統事周瑜乃薦肅才宜佐時權引肅合榻對飲  
因密議曰今日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漢高

釁

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為相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自無嫌也權甚重之及曹操破荊州軍勢盛群臣議多勸迎之唯肅與周瑜不聽立計破操定荊州後周瑜向江陵道疾篤上表以肅自代進奮武將軍封邑兵仗器械部伍盡瑜之舊屬焉改授橫江將軍在荊州其得物情衆至萬餘肅為人方直嚴毅寡於玩飾內外節儉治身整齊在軍手不釋卷善屬文思略弘遠卒時年四十六權舉哀素服蜀諸葛亮聞之亦發哀三日

二十四年秋權表漢天子自率陸遜呂蒙等西征關羽至大桑浦拜呂範為建武將軍領丹陽太守封宛陵侯使鎮建業謂之曰前從卿言無今日之勞也今當取之卿好為我居守也八月劉備稱漢中王冬十一月大破關羽定荊州釋魏將于禁囚歸之羽退守當陽麥陵城請降權召太史吳範問之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密使潘璋等徑路邀之令朱然納降覘者還曰關羽已遁去範曰雖去不免權曰何時得之答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待之及日中不至範曰尚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是日潘璋部將馬忠擒羽及子平於章

鄉還誅之

案虞翻傳關羽既敗帝令翻筮之得節之臨翻曰不出三日當斷其頭果如其言帝謂翻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也

按蜀志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與張飛共事劉備爲禦侮者也

漢天子以權爲荊州牧領車

騎大將軍封南昌侯權遣梁禹入貢於漢以觀曹操是歲漢昌太守孱陵侯呂蒙卒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小江南依姊夫劉當年十五六每隨當征討其母不許答曰貧賤難可居誤有功當得富貴且不探虎窟安得虎子母聽之後因表雄見孫策策竒之使居左右及權統事張昭薦之從征黃祖立功拜橫野中郎將與周瑜追曹仁仁圍甘寧於夷陵急蒙說瑜進解寧圍先遣三百人寨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及破仁仁夜遁走遇寨道皆捨馬步走蒙蹙之獲馬

數百疋拜偏將軍鎮上屯時蜀將龐肅舉軍來附周  
瑜表分其兵與蒙蒙上書勸權來歸者宜益不宜奪  
權從之時上屯戎將徐碩宋芝等二人皆死子弟小  
弱權以其衆並付蒙蒙固陳其功勞不可棄廢宜立  
其子乃擇師傳討其子弟天下義之後代魯肅領漢  
昌太守屯陸口權因上陸口與議今北取徐州以廣  
疆場蒙曰此計未當縱得徐州亦不能守不如西取  
關羽以據長江權從之竟破羽定南郡進封孱陵侯  
遇疾權使舁入宮內自醫之每爲不食又不能頻見  
恐其起動常穿壁伺之見少可則喜笑如不能則悲  
不自勝治護萬方募國內有愈蒙者賜千金蒙爲人

不懷宿怨如有讎隙毀嫌者皆擢用之性不好書權  
常使人勸令學問以自益年四十卒於宮中權哭之  
慟置守冢三十家助田五十頃子霸襲爵初權與陸  
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  
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  
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策此一決  
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率數十萬衆水陸俱  
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  
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則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  
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決也且其決計策意出  
張陳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掄

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  
常以北方鄧禹又子明少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  
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竒正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  
英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吾云帝王  
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爲本耳孤  
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  
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曹操薨太子丕即位改漢建  
安爲延康元年秋魏將梅敷使南陽長史張儉送款  
以南陽陰鄴筑陽山都中廬五縣五千家歸附權納  
之明年冬十月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權江



東猶稱建安

二十六年其年始置丹陽郡自宛陵理於建業

二十七年夏四月劉備稱帝號於蜀即黃初二年也  
時權在公安聞之自公安下都鄂改鄂為武昌召問  
知星者將定三分之計五月甘露降於建業秋八月  
城武昌下令諸將出入從兵仗以自防冬十一月魏  
使邢貞至冊命權九錫為吳王貞入國門猶乘車軍  
師張昭怒其無禮責之曰君謂江東無寸刃可為法  
耶何輕慢之甚貞遽下車拜謝群目見冊命至議以  
為宜稱漢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  
於古未聞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此蓋時宜爾

吳大夫

趙雲傳

魏應答

如流

復何損也遂遣中大夫趙咨使魏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九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陛下是其略也又問吳王頗知學乎荅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脫有餘暇博覽史籍而採奇異不効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目之輩撥群驅隊不可

勝數文帝善其對厚禮之咨還說權曰臣觀北方終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餘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人權納之拜騎都尉是年劉備怨殺關羽大舉兵自來伐至巫山誘武陵五溪蠻夷反權使大將軍陸遜拒之南郡太守諸葛瑾時駐公安使人送牋論是非以解於備或有讒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陸遜知之表明瑾無此宜散其意權書報遜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也非道不行玄德昔遣孔明至孤語子瑜卿與亮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子瑜答孤去孔明與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君之不往

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  
封視子瑜并手筆與之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  
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間也知鄉意  
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孤意

二十八年春正月蜀軍前後連五十餘營分據險地  
進外馬鞍山陸遜督諸將隨輕重應接四面攻圍閏  
正月大破蜀軍於五屯斬將寨旗追奔逐北盡敗諸  
營投降者萬餘盡得其糧食物備走遜部將孫植  
斬上堯道截其徑路要備備踰山險僅得免入於白  
帝城二月權以破蜀事使報魏魏遣侍中辛毗尚書  
相峙來盟誓并徵任子權辭不受秋九月魏命曹休

張遼等諸軍大出數道來逼權令呂範諸葛瑾等緣江守備拜陸遜為輔國大將軍鄂州牧封江陵侯假黃鉞渡江拒魏以將軍朱栢為濡須督封新城亭侯魏密遣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欲襲取栢乃偽揚聲東攻羨溪栢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栢遣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城下栢時兵吏在者五千人因勅偃旗卧鼓外示虛弱以誘之仁使子泰來攻自將萬人留為後拒栢分步兵當仁身自拒破泰泰燒營走追斬數千級仁退諸軍乘勝破曹休張遼等魏引退鎮西將軍陸遜等率諸將進表勸權即王位冬十一月權就吳王位於

武昌大赦改年號爲黃武元年初置丞相以陽羨侯  
孫劭領之立子登爲王太子十一月蜀使致書於權  
引躬自責求修舊好十二月遣太中大夫鄭泉聘劉  
備於白帝始報通好焉泉至蜀蜀主問曰吳王何以  
不荅朕書將無以朕正名不冝乎泉曰曹操父子凌  
轢漢室終奪其位陛下託以宗室有維城之重不荷  
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因是自名未合天下之義是  
以寡君未復書爾備甚慙 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  
有姿望而性嗜酒每閑居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  
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餽饌  
酒有斟勝減隨而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

葬我於陶家側庶百歲後化成土見取為酒壺是歲

改夷陵為西陵詔揚州置牧以丹陽太守呂範為揚

州牧以東征將軍高瑞領丹陽太守復自建業徙治

蕪湖時揚州所統二十四郡一百四十八縣而丹陽領一十九縣

二年春正月城江夏武昌宮改四分用軋象曆自以

土行代漢建寅為歲首三月魏軍盡退疆界寧息夏

四月丞相孫劭大將軍陸遜率群臣上表稱天命符

瑞勸王即帝位王再讓未許謂群臣曰漢家堙替不

能存救亦何心覓焉

案江表記權謂將相曰往年寡人以玄德方

兵欲以助寡人寡人內嫌其狀著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

俱至二處受敵於國為劇故自抑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未盡今故相解耳  
蜀主劉備薨於白帝王使立信都尉馮熙弔于蜀五

月甘露降曲阿冬十一月蜀使鄧芝以馬二百疋錦千端來聘自是之後聘使來往爲常各致方物獎其厚意

三年秋九月魏大軍來寇曹丕自出廣陵臨大江兵十餘萬旌旗數百里王使諸將謀以拒守安東將軍徐盛設計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舡多張旗幟於山險而又縛草爲人衣以甲冑自武昌至于京口烽煙相望諸將以爲無益王然之魏文帝臨江不敢渡久之歎曰天固隔我吳魏彼有人焉便退吳將孫劭先屯於江北聞魏軍退遣將高壽率敢死士五百人夜於徑路要之魏帝驚敗遁走壽春獲輜車



羽蓋而歸冬十月晦日有蝕之四年夏五月丞相孫  
劭薨謚曰肅 劭字長緒北海人身長八尺初為北  
海相孔融功曹融以為廊廟之才漢末隨劉繇過江  
歸國累拜車騎長史為吳首相封陽羨侯初劭之薨  
也群臣眾望舉婁侯張昭為丞相王曰寡人豈為子  
布所惜但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  
興非所益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封醴陵侯以  
尚書陳化為太常 化字元耀汝南人少博覽衆書  
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初拜郎中使魏魏  
文帝因酒酣謔化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化曰  
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黃旗紫蓋運在

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  
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所以文王興於西帝笑無以難  
心竒其詞厚禮送還王以奉命光國遷犍爲太守尋  
追入遷尚書頃之拜太常兼尚書立朝正色勅子弟  
廢田桑絕治產業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  
以古事爲鑒不復娶王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  
以宗室女妻之固辭不受年七十上疏乞骸骨爰居  
章安卒於家子熾嗣 雍字元凱吳人也少從蔡伯  
喈學琴慕其爲人因改名雍初以州郡表薦累遷至  
尚書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家而家人不知雍爲人不  
飲酒寡言語朝廷憚之自爲丞相其所選用各隨能

所任心無適莫訪人間及政職所宜密以言聞見納  
則歸於主上不用終不泄言以此見重秋七月皖口  
言木連理又地連震

五年大將軍陸遜奏所在無寇令諸將廣農畝王許  
之稱善孤自率子弟親受田車八牛爲四耦與衆等

均其勞也夏五月魏文帝崩秋七月蒼梧鳳皇見是月  
置東安郡治富春冬十一月陸遜以便宜奏施德緩  
刑寬賦息調王蒼梧之乃令有爲篤利害科條使中郎  
褚逢齎就遜令與諸葛瑾同據益之備將軍交阯太  
守龍編侯士燮卒 燮字威君蒼梧廣信人也少好

學漢察孝廉補尚書郎以公事免尋舉茂才除巫令

累遷交趾太守漢末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  
郡擾亂燮乃表弟司徒掾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  
令鮪領九真太守鮪弟武領南海太守兄弟並在列  
郡雄據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鼓  
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人妻妾乘  
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瘴火體氣寬和  
謙虛下士中國人物避難多往依之每公事稍闕就  
習書傳注解左氏春秋尚書古文大義時天下亂四  
方隔絕而燮不廢貢賦及王使步騭定南土率兄弟  
奉承節度每使貢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玳瑁翡翠  
犀象玳瑁異果無歲不至在郡四十餘年年九十

卒王以交趾懸遠乃分合浦已北爲廣州拜呂岱爲  
刺史交趾已南爲交州拜戴良爲刺史以陳時代燮  
爲交趾太守良與時至合浦而燮子徽自署爲交趾  
太守發宗兵拒良不許入王勅呂岱與良等討平之  
誅徽傳首武昌

六年春正月韓瑄子綜以衆叛降魏

七年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以詐誘魏將  
曹休獻休事七條密表於王八月王自幸皖口使大  
將軍陸遜督中軍全琮朱桓爲左右三邊俱進大破  
魏軍於夾石亭俘數萬計盡收其騾馬輜重曹休僅  
免冬十月王下令軍中諸將有三罪然後議之以將

軍翟舟有過亡入魏故也是歲改合浦爲珠官郡大  
司馬南昌侯呂軌薨一軌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爲  
縣吏有容儀姿兒而家貧縣有富人劉氏女有美色  
軌求之母不許女曰豈有如呂子衡長久貧耶遂與  
爲婚後避亂住壽春將客百餘人過江東孫策異之  
遣任江都迎太妃還策待以親戚共陞堂飲於太妃  
前求退任爲都督整齊其衆因進言於策曰捨本土  
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欲與將軍共濟世務猶同舟  
涉海事不成則俱受其敗乃授偏將軍內外委任焉  
王統事深重之嘗與嚴畯論衡方於吳漢進領彭城  
太守與周瑜同破曹操於赤壁以功進平南將軍屯

大桑尋入守建業黃武元年遷揚州牧七年拜大司  
馬改封南昌侯印綬始下而薨王素服舉哀苗龍元  
年此下都建業自過輒墓祭以太牢執酒呼曰子衡  
隨我言及流涕左右皆垂淚輒性耿介有威儀好奢  
靡然勤公奉法王深委之

案江表傳權嘗謂嚴陵曰呂子衡忠篤  
亮直性雖如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  
損辭表術自歸於兄已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  
辦護修整吾軍加之勤恪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趣非私也

建康實錄卷第一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詩經



建康實錄卷第二

吳中

太祖下

黃武八年春正月公卿百司連上表勸王正尊號王  
猶謙讓再三夏四月黃龍鳳皇見武昌夏口並言之  
甲午公卿再請王曰群臣百辟咸以寡人上副天心  
寡人敢辭甲申立壇于南郊即帝位柴燎告天禮畢  
法駕旋武昌宮陞太極殿大赦改元黃龍元年建黃  
龍大牙常在中軍令諸將進退向之詔侍中胡綜為  
賦其略曰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  
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  
黃龍中央周列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

尊號  
稱帝

去去 綜字緯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將母避亂江  
東年十四為孫策門下客好學攻文黃龍初蜀使修  
好帝令綜作盟文文義宛美自黃龍後詔誥冊命隣  
國答書皆綜所為與是儀徐祥同典機密丁酉追尊  
父堅為武烈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母吳氏為武  
烈皇后兄策為長沙相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內外文  
武百司皆即位行賞邊軍征防各賜勲五轉鰥寡孤  
獨量給穀帛百姓並免今年租賦天下賜酺五日初  
漢末興平中童謠曰黃金車斑蘭耳開閭門出天子  
閭門即吳西郭門也夫差所造帝即吳人六月蜀使  
衛尉卿陳震來慶踐位帝乃立壇與蜀使盟約滅魏

中分天下以幽豫青徐兗鄆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

土以函谷關為界有害於吳蜀伐之有害於蜀吳伐

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有渝此盟創禍先亂時童謠

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

居秋九月帝遷都於建業案江表傳漢建安中劉備嘗宿於秣陵

秣陵楚威王所置名金陵地勢巖阜連石頭古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

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因墟斷連崗故名秣陵今據所見存

地有其氣象天之所會今且為都邑帝深善之後聞劉備語曰智者意同故即

帝位聞謠言而思張紘議乃下都之又案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

陵山阜曰鍾山龍盤石頭以陸遜為上將軍詔輔太子登留守

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武昌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業太初宮居之宮即長沙  
相王故府也因以不改今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  
城西南今運瀆東曲折內池即太初宮西門外池吳

宣明太子所創為西苑

其地今在惠日寺後僧相傳呼為果師墩

初吳以建康

宮地為苑其建業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十一月

右長史張紘卒遺令戒子孫無為不善 紘字子綱

廣陵人少游學京師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漢末避亂江東相王初起委質於紘紘為謀主每出

入諫王持重不宜輕脫建安四年奉使許昌宮時曹

操為司空辟為掾兼侍御史紘心戀昔恩思還返命

未果相王薨而帝統事操欲紘輔帝內附拜紘為會

稽東部尉帝不以紘北任介意至因為長史與張昭

二人為左右腹心一人從征一人居守及帝都秣陵

辭還東迎家道病卒年六十一留牋勸帝修德納善

帝省書流涕久之子玄清介高行官至南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詔立國學置都講祭酒二月使將軍衛

溫諸葛直下海求亶夷二洲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洲皆在海中長老傳云秦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共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遂遇風皆止此洲不還世世相承有數万家時有會稽東鄉人行海遇風至夷洲其亶洲絕遠不可得到故溫只得夷洲人還也

三年夏五月建業有野蚕為爾虫大如鳥卵由拳生野

稻詔改由拳為禾興縣冬十月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為嘉禾元年春永相顧雍奏宜

修郊廟社稷以承天意詔答未許二月皇子建昌侯

慮薨死慮字子智太祖次子性聰敏才無文武黃龍

初大呂等奏宜且進爵為王使出鎮任以光大業帝許

之假節開府鎮軍大將軍臨事遵奉法度劾納師友  
深見寵愛薨時年二十帝為之降輿夏六月皇太子  
登歸自武昌留省侍以太子少傅都鄉侯是儀為侍  
中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少仕郡郡相孔融謂  
曰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從焉後避地隨劉繇過  
江太祖統事徵用之專典機要性寒謬帝以為趙之  
周舍累官至侍中遷少傅輔皇太子鎮武昌隨還復  
拜侍中轉僕射為人儉讓不治產業又愛惠施宅在  
西明門外甚卑陋雖處尊官弊衣單食帝聞之幸其  
宅求親蔬飭親嘗之對而歎息有所增益皆讓而不  
受時或進達未嘗言人之短卒時年八十一冬十月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叛魏使校尉宿舒閭中令孫綜  
來奉表稱藩請援并獻方物帝進公卿議輔吳將軍  
張昭及丞相顧雍等率大臣切諫淵反覆難信無嶮  
路遙遠願勿納之帝不信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  
將軍周賀賀達校尉裴潛將兵一萬浮海應接并齎  
珍寶九錫備物封淵為燕王領幽青二州十七郡諸  
軍事二年三月漢獻帝崩率公卿舉哀三日公孫淵  
果反為魏魏將田預要擊破周賀裴潛等於成山而  
淵殺張彌許晏賀達三人分其部伍秦旦杜德等走  
於玄兔八月旦等自玄兔走句麗句麗王見旦德等  
甚敬之曰此天子邊人也乃發皂衣使二十五人送

歸無表獻方物豹皮千枚鷓鴣皮十具帝喜句麗大  
怒公孫淵將自征遼東尚書薛綜等率大臣切諫帝  
猶怒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古來荒服慌忽無常不  
可保也夫兵革者前代所以誅暴亂滅四夷然皆姦  
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議之至於中夏  
鼎沸九域盤牙之時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  
以待隣敵之闕者有遠征於此時也捨近馳遠疲於  
軍力願陛下少思之帝乃止冬十月詔使中書郎陳  
恂謝宏往拜句麗王宮爲單于并賜衣服恂至句麗  
已受魏幽州牧諷旨不受詔賜遂郊止吳使令主簿  
竿資帶固往與恂宏相見恂等怒乃縛資固爲質使



讓句麗句麗王謝罪獻馬百疋乃釋資等令奉詔賜物而將馬還

三年夏六月帝率六軍親征合肥別使大將軍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張承孫韶等將兵往廣陵淮陽魏明帝自東出拒之帝還軍九月朔旦隕霜傷穀誅不由君上之應也時典校事呂壹專威福帝任之群臣無敢言是歲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

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馬二百疋求易珠璣翡翠帝曰此朕不用之物乃與交易八月雨雹又隕霜雹者陰之脅陽倭日小人專任之應

五年春議鑄大錢一當五百詔吏民輸銅畀直設盜

鑄之科三月武昌甘露降於禮賓殿夏旱自去冬不  
雨至于五月秋七月輔吳將軍婁侯張昭薨遺令幅  
巾素棺斂以時服帝素服臨吊祭以太牢謚文成侯  
昭字子布彭城人好學善談論能隸書從白侯子安  
受春秋衆書與趙昱王朗俱發名友善與朗共論舊  
君諱事處士陳琳善之舉茂才不應徐州刺史陶謙  
以爲輕已將拘之趙昱救免乃避難江南及相王劭  
業爲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委之陞堂拜母如舊好焉  
相王臨薨以後事託昭輔帝帝即位以昭爲軍師將  
軍每以直諫整齊德行帝嘗於武昌宮臨釣臺飲酒  
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爲

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坐車中帝使人呼還謂曰作樂公何為怒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帝慙而止黃龍初與孫劭滕耽鄭禮等採周漢故事定朝儀帝即尊號拜輔吳將軍封婁侯食邑萬戶在宅無事嘗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孝經注每有隣國使命昭輒折之時帝遣張彌許晏應接公孫淵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意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返司取笑天下帝不納昭切諫止之帝橫刀於膝上大怒曰吳之士大夫入則拜朕出則拜卿朕之敬卿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朕失計何也昭孰視帝面良久進

曰誠知言不見用每竭愚衷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耳因即涕泣橫流帝投刀於  
地與昭對泣然竟遣彌晏昭忿言不見用杜門稱疾  
不朝帝數召起昭稱疾篤帝恨塞其門昭於內又自以  
土封之帝後悔過親至門呼昭昭猶稱病帝燒其門  
以恐之昭更閉戶帝使人滅火自責良久昭諸子共  
扶昭起載而還宮昭進謝帝跪止之坐定仰而言曰  
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  
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  
慮愚淺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  
見得奉帷幄然臣愚事國志忠畢命而已若乃變心

易慮偷榮取容此目所不能也帝謝之昭為人容兒

矜嚴有威風帝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發舉邦憚

之案江表傳初帝於群臣皆呼字唯呼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初建安中吳太后臨崩以江

外多虞召昭與張紘受遺託孤深委寄之而命帝以

師父事昭故昭盡忠輔成王業薨時年八十一長子

承少以才學知名為人壯毅忠謹甄識人物拔蔡欸

謝景於寒微並為國士封侯其妻諸葛恪妹也見恪

歎曰敗諸葛氏者元遜也性勤於進賢篤於物類庶

幾之流無不造門焉案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官寺門張侯橋所也橋近宅因以

為名其長干是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南其間平地民庶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里名小長干在瓦官南巷西頭出

也江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

六年春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間者  
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虛司拍  
飾夏用左執法胡綜左節度顧譚議定法長吏不許  
奔喪詔曰遭喪不奔法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  
恩自今己後長吏不得奔喪廢職有犯者大辟行治  
冬十二月赤烏群集前殿大赦改明年爲赤烏元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宏奏更鑄大錢一當千以廣貨帝  
許之二月追拜夫人步氏爲皇后 后諱練師臨淮  
淮陰人也隨母徙廬江廬江爲栢王所破皆東渡夫  
人以美麗得幸於帝生二女魯班魯育性不嫉妬多  
推進故久見愛寵冠後庭及帝即位數次欲立爲后

青徐汝沛等軍事及帝下都建業朝見帝問其土人  
物韶咎屯戍遠近人馬衆寡將帥姓名盡識之身長  
八尺儀兒都雅帝喜曰吾不見汝久不圖進益乃爾  
拜右將軍夏四月使衛將軍全琮征魏掠淮南決芍  
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中郎將秦儗等與魏將王  
陵大戰芍陂中斬獲千餘人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  
將軍諸葛瑾取湘中地時零陵太守殷禮上書於帝  
曰今天棄曹氏國內虎爭幼童蒞事取亂侮亡且於  
今日願陛下親自禦戎舉荆揚之衆盡疆弱之數疆  
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  
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栢別征壽春大駕方入淮

泗凌轢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  
軍許洛之師勢必分散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相對  
向或失宜便一軍敗績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踐  
踏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  
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竭非出兵之策也  
帝善之不能用 禮字德嗣雲陽人幼而聰穎過人  
顧劭拔於微賤之中累遷郎中與輔義中郎將張溫  
使蜀蜀諸葛亮見而歎曰江東菰蘆中生此竒才使  
還守郡卒於官五月皇太子登薨帝聞驚惋哀不自  
勝詔曰國喪明嫡百姓何福下有司謚爲宣明太子  
太子字子高帝長子性謙讓好學旣居儲位以諸葛



公卿意在太子母徐氏帝不得已依違十餘年薨追思之至是年追拜之後合葬薊陵秋七月典校事呂壹坐奸事伏誅帝深慙亂法使中書郎袁禮以誅壹事謝四方諸大臣兼手詔一一條件而問時事損益并責不直言切諫八月麒麟見武昌

二年春正月魏明帝薨夏五月城沙羨

三年春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下州郡勸治農桑農桑時不得役事夏四月大赦諸郡縣治城郭起樓穿漸發渠以備非常冬十一月詔開倉賑給貧民十二月使左臺侍御史郝儉監鑿城而南自秦淮北

倉城名運瀆

按建康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關此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為宮唯

倉不毀故名太倉  
在西華門內道北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太半三月右  
將軍孫韶卒 韶字公禮父河本姓俞氏吳人常  
隨栢王征代立功賜姓孫初邊鴻與媯覽等殺丹陽  
太守孫翊河往苑陵誥鴻覽戴負負等懼罪又殺河  
韶年十七收河衆歸治京城樓櫓以備禦帝聞之將還  
吳引軍夜至城下試攻之韶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  
動地帝使人諭止明日召見深器之拜爲校尉統河  
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帝即尊號遷鎮北  
將軍在邊十數年善待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  
遠兵候爲務故鮮有敗軍之事帝在武昌詔屯京知

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張承爲都尉是爲四友  
謝景范慎刁玄羊術等爲賓客每侍講東宮號爲多  
士登接師友同布衣之禮常與共帳同輿及鎮武昌  
遊獵出入不踐良田頓息又擇空闊之地而不煩民  
曾乘馬出有彈丸過其側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  
丸咸以爲詞對不伏從者欲捶之登使求過丸比之  
非類乃釋之所生母徐氏廢在吳而日夕思戀及立  
爲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帝曰  
卿母何在對曰在吳中帝默然每有賜衣皆沐浴以  
服之立二十一年年三十三臨終上表進賢勸善寬  
刑省賦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願早建置以副

民望諸葛恪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且腹  
心出可瓜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衛  
有專對之才刁玄裴欽蔣修虞翻志節外明凡此諸  
臣或宜廊廟或堪將帥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  
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且宮備知愨素敢  
以陳聞帝覽之摧感初葬句容後三年移葬鍾山西  
蔣陵置園邑奉守次子英嗣封吳侯閏六月大將軍  
豫州牧諸葛瑾薨 瑾字子瑜瑯琊陽都人也性寬  
緩容臧思度于時伏其弘雅少遊學博聞有孝德漢  
末避難渡江弘咨薦於帝帝善之爲人善譚論諫諭  
未嘗切諤人主粗陳指歸有未合則言他事物類相

求帝亦解悟瑾兄弟三人各事一方每使往來兄弟相見言於公庭曾無私語帝即尊位進拜大將軍豫州牧封陽都侯臨終遺令素棺殮以時服長子恪自得侯次子融襲封振威將軍統部曲鎮方外融多伎藝好會賓客在軍每休假令吏卒不遠千里造焉常訪問賓客其言能者隨其書史檠蒲弓彈犬馬分部別類與之任性融乃繼進甘果酒肉自巡牀周流看省終日不倦吏士親附疆無外事

案江表傳孫峻重兵居高格密使無難督施寬等上取

融融不之知忽聞兵至猶豫不決及寬等圍城遂飲毒死三子見殺先是公安有雲龍鳴時諺曰白龍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此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也秋八月陸遜城邾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

溪通城北漸潮海

潮溝亦帝所開以引江潮其舊跡在天寶寺後長壽寺前東發青溪西行經都古承明曠莫大夏寺

三門外西極都城牆對今歸善寺西南角南出經閣西明寺二門其運瀆在  
西州之東南流入秦淮其北又開一瀆在歸善寺東經栖玄等門北至後湖以  
引湖水至今俗爲運瀆其實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至青  
溪者名曰潮溝其溝東頭今已埋塞纔有處所西頭則見通運瀆北轉至後湖  
其清溪北源亦通後湖出鍾山而今建元寺東南角度溪有橋名募士橋吳大  
帝募勇力士處其橋西南角過溝有埭名鷄鳴埭齊武帝早遊鍾山射雉至此鷄  
始鳴因名焉其溝是吳郗儉所開在苑陵後晉修苑城爲建康宮即城北漸也  
也東自平昌門西出經閭闔門注運瀆今東頭見在建元寺門西頭出今夏公  
亭前葛路西至孝義橋入運瀆運瀆舊有六橋孝義本名甓子橋次南有楊烈  
橋宋王僧達觀鷄鳴埭次南出有西州橋今縣城東南角路東出何后寺門  
次南有高暉橋建康西尉在此橋西今延興寺北路東度此橋次南運瀆臨淮  
有一新橋對禪靈渚渡今之過淮水橋名新橋本名嵩巖橋其清溪上亦有七  
橋取北樂遊苑東門橋次南有尹橋今潮溝大巷東出度此橋次南有鷄鳴橋  
即與地志所謂今新安寺南東度開聖寺路度此橋次南有募士橋次南有菰  
首橋一名走馬橋橋東燕鵲湖湖連齊文惠太子博望苑隋末輔公祐築其地  
爲城唐朝陸彥昇爲江寧令開金華坊坊於郭東東通清溪乃廢菰首橋路而  
於興業寺門前東度溪立橋名金華橋次南有清溪中橋今相宮寺門前教東  
出度溪東有桃花園是齊太祖舊宅即位後修爲園亦名芳林園五曲水  
詩序云載懷平圃乃騰芳林即此園也次南青溪大橋今縣東出向句容大路  
經北橋東即陳五兵尚書孫瑒宅西即陳尚書令江總宅與瑒對夾青溪俱在  
路北陶季直京都記云午時京師鼎族多在清溪左及潮溝其俗說郗僧  
旒泛舟青溪每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清溪中曲復何窮蓋也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皇太子大赦改永興縣爲嘉興縣二月群臣奏請立皇后及皇子爲諸侯王辭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有功未錄飢寒未恤猥割土壤以封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朕不取焉三月海鹽言黃龍見夏四月旱詔禁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有司又奏立皇后諸侯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九月遣將軍陸凱討定朱崖儋耳郡

六年春騶虞見新都冬十一月丞相顧雍薨時年七十六是月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薨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世農夫幼好學居貧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了誦之亦過究竟典籍兼通歷數察孝

廉累遷吏部尚書時蜀使張奉來聘帝命公卿宴奉於座別澤姓名嘲謔澤不能對時太子少傅薛綜因行酒至奉代澤荅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國天子之都衆座歡笑奉無以對澤性謙恭小吏對問皆與抗禮人有非短口末嘗言容兒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嘗以賈誼過秦論進帝欲方便諷諭以明治亂十二月扶南國獻樂人是歲諸葛恪大破六安殺魏將謝景收其民而還魏司馬懿率軍入舒恪遷于柴桑

七年春二月以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嘉禾生宛陵



八月詔曰督將亡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也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之車騎將軍朱然驃騎將軍步騭等各上疏言自蜀還者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舡繕治城郭又前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成都事已彰露的無所託宜為之備帝良久曰不然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以負之何以致此三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軍昔魏入漢川此間始戒嚴亦未舉制會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為疑也且人治國舟舡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豈欲禦蜀人言昔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果如

帝言而蜀竟無謀

八年春二月丞相江陵侯陸遜薨 遜字伯言吳人也本名議世爲江東大族妻柏王女也遜年二十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尉領縣事海昌今之鹽官也時旱遜開倉賑窮百姓懷之及帝統事而遜策定山賊帝用爲帳下都督時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法擾亂人民遜入乃薦式爲佳吏帝曰式表卿卿何稱善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曰日更毀之是亂聖聽帝以爲長者後呂蒙卧疾因上表言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帝納之累遷護軍鎮西將軍代呂蒙爲右部督征關羽剋公安

定南郡封華亭侯持節揚州牧多所辟舉及帝定荊  
州上表勸帝薦拔英異以進南土人深納其言黃武初  
大破劉備於馬鞍山尋敗曹休于夾休發背死遜還  
軍振旅凱歌入武昌帝授遜輔國將軍郢州牧改封  
江陵侯勅左右以御蓋覆之出入殿門凡所賜與皆  
御物上珍群臣莫比嘉禾中都護諸軍與諸葛瑾等  
征襄陽定安陸石陽及爲丞相詔領揚州牧都督如  
故時帝寵魯王霸欲廢太子和遜上書諫曰太子正  
統宜有盤石之固以副至尊不宜動搖生惡人心表  
三四上帝怒以重臣未即加法使人責之遜不勝憤  
恚而薨性忠梗出言無私立朝肅如也帝常以諸子

委遜教誨故建昌侯慮曾於堂前作闢鳴欄遜見責  
之即令毀除學士南陽謝景與劉廙之談講以先刑  
後禮遜引大義訶之曰禮長於刑久矣何以細辯而  
詭先聖之教若此之論不須講也左右失色爲人素  
儉知足時年六十三死之日家無餘財夏五月震宮  
門及南津大橋茶陵縣洪水溢出漂損二百餘家秋  
七月帝遊後苑觀公卿射征西將軍馬茂符節朱真  
牙門將朱志無難都督虞欽等謀逆欲劫公卿襲帝  
事覺夷三族八月大赦使校尉陳勲作屯田發屯兵  
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舡艦號破  
崗瀆上下十四埭通會市作邸閣仍於方山南截

淮立埭號曰方山埭今在縣東南七十里

案其清在句容東南二十五里

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初東郡無不復行京行江也晉宋齊因之梁太子祠改為破墩清遂廢之而開上容清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六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清而流入江寧秦淮後至陳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崗至隋平陳乃詔

並廢此清

九年夏四月甘露降武昌宮秋九月以驃騎大將軍

步騭為丞相車騎大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

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將軍諸葛恪

為大將軍時用大錢物貴百姓不便詔除大錢卑物

價使收其錢鎔為器

十年春適南宮

案輿地志南宮太子宮也宋置欣樂營其地今在縣城二里半吳時太子宮在南設號南宮

改

為太初宮詔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宮作已二十

八年恐不堪用請別更置帝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  
軍事未已所在多賦妨損農業且建康宮乃朕從京  
來作府舍耳材柱率細年月久遠嘗恐朽壞今武昌  
材木自在且用繕之冬十月大赦死罪是歲胡人康  
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夕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  
明帝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騰竺法蘭來中  
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其遺類乎因引見僧會其言  
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  
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江東初有佛法遂於  
壇所立建初寺帝初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遊  
處或止石頭四望山所或遊於列洲時忽遇風玄船

傾溺帝悲怨之俄見玄曳履從江上行來衣不濡  
而有酒色玄性好酒嘗飲醉卧門前陂水中竟日醒  
乃止帝重之爲方山立洞玄觀後玄白日昇天今方

山猶有玄煮藥鑪及藥臼在

案輿地志赤烏二年爲玄於方山立觀又吳錄云有術人姓光自言

火仙帝焚之火滅光坐灰中手持一卷帝看之不識初在武昌日徵方士會稽介象者帝爲立第給御帳號爲介君帝每從學匿形法前後所言皆驗帝曾問象鱸魚何者爲上象曰鮒帝曰海中魚不可卒得且言近者象曰易得因埽地灌水其中釣之得鮒以爲鱸仍請使往蜀市薑爲薑初作鱸而去欲了而還使者於蜀見張溫張溫因附家書而歸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三月太初宮成周迴五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正中曰公事門東門曰昇賢門左掖門西曰明陽門右掖門正東曰蒼龍門正西曰白虎門正北曰玄武門起臨海等殿夏四

月兩電此有德遭險誅伐過深之應也雲陽

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帝曰符瑞之應表德也

臻於茲書去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勉修所職以

逮宜各勵精思朕過失秋丞相冀州牧番禹侯步騭

薨 騭字子山臨淮人性寬雅深沉能降志辱身研

博道藝靡不貫臨見漢末渡江單身窮困與廣陵人衛

旌種瓜自給晝則耕斲以勤四體夜則端坐讀誦經

書 吳錄會稽焦矯嘗為征羌令 一水也騭旌等共修刺奉瓜以謁矯矯遇

之甚簿旌取之騭辭色自若 人自饗大案飯騭等小盤菜茹而已旌

不能食騭飽食 并出旌怒 騭曰吾等貧賤主 人以貧賤遇之固甘 也復何物 旌字子旗位止尚書 帝初統事召

騭為主簿與諸葛瑾嚴畯等並著英華於吳中累遷  
位持節征南中郎將交州刺史懲為驃騎將軍領冀



州牧時皇太子登在武昌與騰書問遠近士君子先  
後之宜具條答于時建業人物在荊州界者諸葛瑾  
陸遜朱然程秉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  
幹等一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臣聞人君不  
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是以舜命九賢而天下  
治齊桓用管仲則國治漢祖攬三傑以興帝業西楚  
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當朝淮南謀寢郅都守塞匈  
奴竄遁且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索替  
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有僭逆之醜  
誠覽英拔俊任賢之時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  
幸甚尋代陸遜爲丞相封侯督西陵事在府舍誨育

門人手不釋卷被服居處有如儒生喜怒不形於色  
寬弘得衆內外肅然帝深重之前後所薦達屈滯救  
患難書數十上并條疏時事帝並採用替並之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 然字義封本姓  
施氏丹陽人安國將軍朱治姊子也治初未有子啓  
相王養爲嗣時年十三相王許焉命召以羊酒賀之  
嘗與同學結好及帝統事年十九初爲餘姚長建安  
二十四年從討關羽立功遷昭武將軍假節代呂蒙  
鎮江陵與陸遜破劉備斷後道拜征北將軍封永安  
侯魏將夏侯尚曹真等圍江陵內外縣絕真等鑿地  
道立樓櫓起土山日夕臨城上弓弩兩射城中將士

皆失色然神用自若意氣方厲率吏卒伺間出攻破  
賊兩屯攻圍凡一百八十日而撤還威振敵國改封  
當陽侯授左大司馬右軍師寢疾二年帝日夜不安  
醫藥相望於道卒時年六十八帝素服舉哀子續嗣  
夏四月兩烏啣鵲墜於東觀丙寅詔驃騎將軍朱據  
領丞相燎鵲以祭此羽蟲之孽又黑祥視不明聽不  
聰之罰也東觀典校之府寔天意焉六月戊戌寶鼎  
出臨平湖秋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冬右大司馬  
全琮卒 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父柔舉孝廉累遷  
尚書郎桂陽太守嘗使琮將米數千石往吳中有所  
市易屬吳中飢荒琮皆散用空舡還柔大怒琮頓首

曰愚以所市非急當今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便賑  
贍不及啓報柔深竒之自是北州人士避地多南依  
琮居者百數琮傾家給濟之遂名顯遠近建安二十  
四年劉備東出琮上疏請討關羽帝與呂蒙陰議征  
之乃擒羽會公安置酒以琮爲偏將軍封當陽亭侯  
尋與呂範破魏軍洞口遷綏南將軍改封錢塘侯帝  
以吳地險於富春東安郡使琮爲太守琮到官明賞  
罰招誘降附得萬餘人徵還尚魯斑公主進衛將軍  
領徐州牧左護軍自爲將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  
及作督養威持重御軍住計不營小利初帝欲使太  
子登出征大且不敢言琮上疏諫之爲人恭順善餘

承顏納規言詞未嘗忤旨每進諫事輒納受宗族賞  
賜家累千金然尚謙虛接士貌無驕色臨終上書諫  
帝不征朱崖夷州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兵  
多疾病必無所獲萬一之利卒時年五十二帝流涕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夜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  
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洪水  
溢說曰山陽君也陰百姓也戒君道崩壞百姓將失  
其所亡胤嗣之應也時宮掖不穆魯王竊權傾太子  
大將軍陸遜太子太傅吳粲等極諫帝不納 粲字孔  
休吳郡烏程人也生數歲孤城姬見之謂其母曰此  
兒卿相骨也少孤賤為縣小吏縣令孫河奇之及河

爲將軍表繫爲曲阿丞治有聲丞相孫劭知之舉爲  
主簿累拜會稽太守徵入爲太傅繫性忠亮抗直見  
魯王大盛上表切諫嫡庶不分非有國之宜魯王怨  
因譖於帝帝怒收禁下獄死嗚呼以正喪身悲夫冬  
十月全公主魯班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數譖太子  
帝乃幽閉和於省內驛騎將軍丞相朱據進曰日聞  
太子國之本根立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在青室將有  
一朝之患帝終不受諫固執廢之祿擁太子拒諫萬  
死不退大目況首再拜而尚書屈晃復進諫曰太子  
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  
心願陛下少垂聖恩老目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因叩

頭流血詞氣不撓帝登白爵觀見其言切惡之勅晃  
等曰無事何忽忽遂斥還鄉里無難督陳丁具五當  
督陳象等見帝廢太子乃進諫去昔晉獻公殺由生  
奚齊晉國擾亂三代不止帝大怒蒙等乃左山朱據  
為直都丞中書令孫弘素惡據耿直潛以僞詔賜死  
竟廢太子和為庶人遷於故鄣賜魯霸死大臣坐誅  
者十餘人朱據字子節吳郡人上高直自誓力絕  
人善論難才兼文武累至建義校尉黃龍初帝將都  
建業召人尚主拜射馬都尉遷右將軍封雲陽侯領  
丞相年五十七見殺十一月立子亮為皇太子是月  
遣軍一萬作堂邑治者以濟北道十二月有神人投

書告改年立后帝大赦改明年爲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又有神自稱王表周旋人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有一婢名舒續嘗隨侍帝聞之使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暉王印綬往迎之神至建業勅於蒼龍門外立第宅所經山川之神輒使與神相聞言吉凶水旱往往有驗帝之納邪拒諫近之矣五月立皇后潘氏八月朔大風江海溢平地水一丈右將軍呂據取大舡以備宮內帝聞之喜是月風拔高樹三千餘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瓦飛落華殿以爲役繁賦重區務不容之効也因條奏之帝嘗不省冬十一月幸曲阿祭高陵大赦還風疾驛徵大將軍



恪為太傅詔省徭役

二年春正月帝卧疾悟和無罪欲徵還孫弘等固諫  
事不再乃止封為南陽王居長沙子舊為齊王居武  
昌子休為瑯琊王居虎林八月大赦天下改元神鳳  
元年皇后潘氏暴崩於內宮 后謹淑會稽句章人

后自織室召入得幸常說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  
蔽膝受之遂生少帝性陰妬善容媚自始及卒譖害  
無已既病宮人侍疾不堪勞苦伺其昏卧共縊殺之  
言中惡尋而事泄坐誅者六十七人三月帝疾甚使有  
司傳詔問神人王表請福表去國之將興聽之於人  
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夏四月乙未帝崩于內殿遺詔

太子太傅諸葛恪與太常璆璠衛將軍孫信等輔太子亮秋七月葬於陵今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

案帝四十即吳王位亡年四十七即帝位二十四年七十一崩群臣上謚為大皇帝廟曰太祖 帝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故剋跨江表成鼎峙之業然多嫌忌果於殺戮末年滋甚信用讒說竟廢嫡嗣初相王定江東遠修貢於漢漢使劉琬加錫命琬至江東見相王諸兄弟顧諸人曰孫氏諸子皆俊傑然壽並不長唯中子孝廉權當有大貴之相骨體非人臣也壽又最長君若試記之後果成帝也

知之明也

建康實錄卷第二



建康實錄卷第三

吳中下

廢帝亮

景帝休



廢帝亮字子明大帝少子母潘皇后赤烏七年生於  
 內殿十三年年七歲冬十一月立為皇太子神鳳元  
 年夏四月乙未大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太傅  
 諸葛恪輔政大常滕胤副焉進群臣爵有差秋九月  
 桃李花開此舒緩之應也初大帝黃龍二年築東興  
 堤以遏湖水後征淮南敗由是廢至此冬十月諸葛  
 恪率諸軍會於東興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  
 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歸十二月丙申大  
 風雷雹魏耻吳入境築城乃遣大將胡遵諸葛誕等

率衆七萬來攻壞堤遏恪舉衆四萬往救之遵等勸諸軍爲浮橋渡陣於隄上分攻兩城城所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等爲前部恪自繼之時天寒雪魏軍會飲見贊兵等少猶不持戈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堤大笑不即嚴兵贊等得上便鼓噪亂斬魏軍擾亂散走爭渡浮橋橋壞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沒死者數萬擒故叛將韓綜斬之走諸葛誕獲車馬驢騾各數千器械資糧山積振旅而歸加恪都督中外諸軍事荆揚二州牧丞相陽都侯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是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建興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上皇后全尚女大女

魯班所生班譖廢太子和而勸太祖立亮以女爲妃  
及即位立爲后 尚字子真吳都錢塘人以后父故  
累遷右衛將軍錄尚書事封永平侯時全氏爲侯者  
五人並典兵馬其爲侍郎都尉左右宿衛甚衆自吳  
興已來外戚之盛莫過也三月諸葛恪伐魏使司馬  
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兵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  
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今敵國政在私門上下猜隙兵  
挫於外民怨於內今若大舉伐之吳攻其東蜀入其  
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輕虛  
之敵破之必矣維然之恪遂大舉郡邑二十萬衆渡  
江圍魏新城久不拔民疲士卒多流亡乃引軍還任

江濱欲起屯潯陽朝廷數詔徵還使者相屬秋八月  
恪至京師陳兵入府召中書令孫嘿責之曰卿何敢  
妄數作詔嘿懼因病還家恪愈作威嚴多所罪責小  
大吁怨九月又治兵向青徐左右切諫軍旅不宜數  
動恪不受諫冬十月大饗公卿因會乃殺恪於殿內  
以厚席裹屍箴束其腰投於石子崗時年五十一先  
有言曰恪何弱弱蘆單衣箴鉤絡何處求城  
子閣城子閣反語石子崗也謠言果驗 恪字元遜  
瑾之長子有才名少鬚眉折額大口高聲發藻岐嶷  
辯論機捷應答無方時人莫與為對太祖竒之謂瑾  
曰藍田出玉真不虛也自中庶子為太子賓友左輔

都尉嘗從太祖會群臣歡甚以恪父面長似驢取驢  
署曰諸葛瑾示恪恪借太祖筆書之驢二字太祖大  
笑以驢賜恪他日又從容問曰卿父與叔父孰賢曰  
臣父為優帝問何故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  
為優初置節度典軍糧特令恪代徐祥領之尋為撫  
越將軍丹陽太守父瑾聞之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  
蜂至鳥竄難以羈統恪陳必安之計時年三十二拜  
武騎威儀鼓吹道引至有發書丹陽吳郡會稽新都  
壽陽等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立部伍其從化人  
悉令屯居而使諸將羅兵阻山莫敢入鋒候禾稼熟  
則縱兵芟刈使

民飢困自出者不為之計  
三志無之山越

大治人皆安堵  
初與陸遜不

和常善譽遜遜更代  
將軍刑牧假節鎮武昌

太元末受顧命帝即位  
獨擅內外事百官趨已以聽

於恪恪始為政罷視聽  
息校官原逋債除關稅宗

恩澤遠近懽悅每一出入  
百姓延頸思見其面既而

北伐衆殆人勞侍中武衛將軍  
孫峻等因人不堪密

與帝謀誅之其夜恪精爽不安  
及明盥嗽聞水及衣

裳血腥將昇車犬又頻頻引  
其衣恪還坐曰犬不欲

吾行乎少間又出犬復嚙衣  
牽之恪乃逐犬登車至

宮門散騎常侍張約朱思等  
密書報恪恪謂滕胤曰



孫峻小子何能為也遂入坐定酒數行峻起如廁解  
長衣持刀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出而峻  
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傷左手峻應手斫斷右臂武  
衛皆拔刃欲上殿峻告曰所殺唯恪一人今已死悉  
令復刃使收其家家人不知恪侍婢忽然於中堂脚  
自離地頂上柱屋梁作聲去公為孫峻所殺內外驚  
擾中子長水校尉竦與弟在兵校尉建車載母建渡  
江竦至白都峻遣將軍劉永追斬竦又逐建於江西  
數里夷三族大赦天下以峻為丞相大將軍封富春  
侯初恪出征南時有孝子杖屨經入閣下侍者白恪  
恪詰問之孝子曰聞公知所入中外守備亦不見之

及山行後聽棟中  
新城佳果白虹見其舡又遠

其車果是遇害  
十一月有五大鳥

見于春申改明年為五鳳元年春正月以大將軍左

司馬李衡為丹陽太守自蕪湖又徙治宛陵秋九月魏

相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十二月星孛于牛斗交

趾稗草化為稻此草妖也昔三苗亡而五穀變

二年春正月驃騎將軍呂據襲壽春魏將文欽降淮

南餘衆數萬來奔秋七月孫儀林恂等謀殺大將軍

峻事覺伏誅陽羨黑山石自立曰當有庶人為帝之

祥案京房易傳曰石自立於山則同姓平地則異性  
干寶以為孫皓承廢得立成大孫休見立之應大旱使衛尉馮

朝城廣陵以將軍中吳穰為廣陵太守

三年春正月新作太廟遷太祖神主大赦改太平元  
年二月用魏將文欽計大舉兵伐魏八月遣欽爲先  
鋒以呂據朱異劉纂唐咨等自江都引衆軍入淮泗  
以繼之諸軍將發孫峻餞於石頭因入呂據營見軍  
御整齊惡之乃稱心痛而歸遂夢諸葛恪擊之因病  
甚表弟偏將軍綝輔政九月丁亥峻薨峻字子遠  
武昌皇帝靖之曾孫父恭位散騎常侍峻少便弓馬精  
果膽決累遷侍中武衛將軍受遺與諸葛恪輔少帝  
旣誅恪督中外諸軍事滕胤以恪子疎妻父辭位峻  
曰蘇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封胤爲高彞侯峻性驕  
矜多所刑殺斲亂宮室與公主魯班私通而因孫儀

事用讒害魯育公主薨時年三十八戊子以孫緝爲  
侍中輔政壬辰太白犯南斗呂據等至江北聞緝代  
峻大怒乃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緝不聽癸卯以  
胤爲大司馬據乃密使使與滕胤謀自廣陵引軍還  
討孫緝與胤會蒼龍門是夜風急據不至緝使華容  
勒兵攻胤殺之 胤字承嗣父胄能屬文太祖待以  
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早錄其功封胤爲  
都亭侯胤爲人厲行有威儀容止可觀每正朔朝會  
大臣見之皆歎重之年三十起家中部累遷丹陽太  
守尋轉會稽太守每斷獄訟察言觀色務盡人情理  
有窮厄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末與諸葛恪受遺

輔少主恪每出征胤常居守統留後事胤白日接客  
夜省文書連夜不卧孫峻輔政封高密侯至是遇害  
己酉遣將軍施寬劉承等將兵逆呂據左右皆勸據  
入魏據曰耻為叛臣遂殺於新州夷三族 據字世  
議大司馬軌次子冬十一月緄為大將軍封永寧侯  
十二月帝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正月乙卯詔分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  
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  
月帝始臨正殿大赦境內親政事時孫緄有所表奏皆  
難問之又選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人以大將  
軍子弟有勇者為之將帥詔曰朕立此軍欲與之俱長

日於苑中習焉自後常出中書省視先帝故事詰問左右曰先帝數有特詔今大將軍關事但令我書可耶左右懼無以答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保壽春叛魏使將軍朱成詣闕上表稱臣兼子覲與長史吳綱及諸牙門子弟為質請援秋七月詔使大都督朱異將軍唐咨丁奉全端等精甲五萬據壽春大將軍孫綝自率眾繼之為魏將司馬昭所破將軍全端錢塘侯全澤等與諸葛宗親十餘人皆降於魏九月綝自淮南歸還軍甲申赦淮南戰死者加爵賞為舉哀

三年秋七月封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材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帝以綝專恣自固嫌忌之九

月詔黃門侍郎全紀密令與父太常全尚將軍劉承  
誅誅絃全紀母公主從姊也其夜知謀以告絃絃懼  
成午夜以兵襲宮取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  
絃將廢帝乃召公卿大臣會宮門議曰少帝長病昏  
亂不可以當大位使光祿勳孟宗告宗廟廢之以狀  
赴近遠尚書相彛正色不肯署名絃怒殺彛 彛字  
公長臨湘人也魏尚書令階之弟也累遷尚書以正  
直見殺 案吳志晉平吳薛瑩入晉晉武帝問  
吳之名臣答曰相彛有忠貞之即 庚申使中郎李崇奪  
帝璽綬為會稽王帝九歲即位立七年遣將軍孫耽  
送帝之國徙全尚家於零陵遷公主魯班於豫章帝  
年十六永安二年見殺崩于候官道上晉太康中吳

故少府卿丹陽戴顯上表迎屍歸葬賴鄉 帝幼而  
聰悟有成人之鑒年七歲爲皇太子見傅相具師資  
之禮大臣重之及即位政雖非己出而口不戲言諸  
葛恪之誅也衛將軍孫峻收恪帝大言曰非我所爲  
及孫綝秉政有奏多所問難綝懼稱疾不朝又曾暑  
月遊西苑方食青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黃門先恨  
藏吏乃取鼠糞投蜜中言藏吏不謹帝即呼吏吏持  
蜜瓶入帝問曰旣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非  
有恨於爾耶吏叩頭曰彼嘗從臣求官席席有數臣  
不與帝曰必此也黃門不伏侍中刁玄張邠請收黃  
門與藏吏付獄帝曰易知耳令破鼠糞糞中猶燥帝



大笑謂玄邠曰若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乃燥是黃門所爲也黃門懼即自首伏法左右莫不驚竦矣

### 景皇帝

景皇帝休字子烈母王夫人年十七太元二年封爲瑯琊王居虎林廢帝即位大將軍諸葛恪不欲令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帝於丹陽郡郡守李衡數以事侵帝帝上書求他郡詔徙於會稽曾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後心異之太平三年九月戊午孫綝廢少帝而遣宗正孫措中書郎董朝往會稽迎帝帝初不信措筭具啓本意帝遂行未至而孫綝悔欲入宮將圖不軌召百官會議於相府皆惶懼失色常侍虞汜進

曰明公為國伊周虺將相之位擅廢立之權上安宗廟下惠兆民小大踴躍以為伊霍復見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則群下搖動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繼不悅冬十月帝至曲阿有老翁干帝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大王速行帝善之即日進布塞亭武衛將軍孫恩行丞相事率百官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立行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已知帝至望便殿止群臣三請再拜陞殿謙不即座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綬帝三讓群臣三請帝曰諸侯將相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命乃受璽綬即帝位百官以次奉引帝就乘輿群臣陪位孫繼迎

於土山之半野拜于道左帝下車答拜即日入宮御  
正殿大赦改元爲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以緄爲  
丞相大將軍荊州牧食五縣以弟恩爲御史大夫弟  
幹弟閻皆封侯餘功臣行賞有差緄乃詣闕上書乞  
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帝不許丹陽太守李衡以前  
嫌自拘有司表列罪失帝曰夫射鈎斬祛在君爲君  
乃使還郡封威遠將軍領丹陽太守 衡字叔平襄  
陽兵家子漢末入吳爲武昌渡長聞羊衡有知人之  
鑒往干之衡曰多重之世尚書郎才也時校事郎呂  
壹操弄權柄人臣畏之莫有敢言者衡曰此非李衡  
無以困壹遂共薦爲郎太祖引見喜之衡乃口陳呂

壹姦短數千言太祖不媿色後數月壹事發坐誅衡大  
見顯用累遷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誅守丹陽太守時  
帝為瑯琊王在郡人家淫放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  
常諫不可衡不從尋而帝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  
言至此今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人先帝賞拔  
過量既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北歸復何  
面目見士大夫乎且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  
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可自囚詣獄表陳  
前失請罪如此必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  
其言衡欲為子孫儲業妻輒不聽曰財聚則禍生衡  
遂不言後密使人於江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子

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此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壹疋當足用耳  
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每欲  
積財吾常以為患不許七八年來失十戶客不言所  
之當是汝父有此故也恒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  
千樹橘亦可比封侯吾答去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貴  
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今無乃是耶子訪得

之

案吳志吳末李衡橘園成歲得絹十疋家道  
殷足至晉咸康中宅上猶有故枯橘樹在焉

己丑封故太子和

子皓為烏程侯弟德為錢塘侯弟謙為永安侯庚寅  
群臣奏請立后及太子帝讓不受十一月甲午有風  
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時孫綝既擅廢立權傾人主一

門五侯並典禁兵有所陳述帝勃而不違曰吳朝未  
之有也壬子詔吏家為役有三人五人者並免父兄  
一人永昌亭陪位者加爵一級十二月絀日益橫遂  
持牛酒進奉於帝帝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怨  
言曰初廢少主人多勸吾自取之吾以帝賢故迎之  
帝非吾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日無異當須改圖  
耳布以言聞於帝帝銜之恐即有變優詔加賞賜有  
告絀反者帝付絀絀殺之而心愈懼因孟宗求出武  
昌帝許之詔給武庫精甲萬人右軍將軍魏邈言於  
帝曰絀不可使居外居外必生變帝不答丙寅武衛  
將軍施朔等密表去絀反狀已露帝省表與左將軍

張布郗鄉侯丁奉密謀因戊辰臘會使公卿執緄將  
入疑內有變表辭疾帝使彊起之緄不得已令外整  
兵於府待吾入後起火因是可得速出及赴會百寮  
陞殿而府中火起緄遽求出看火帝止之曰外兵自  
多豈勞丞相緄起離席帝曰丁奉張布等命左右縛  
緄緄叩頭求徙交州帝怒曰何不徙滕胤呂據叱送斬  
之其同謀者皆赦放杖者五千人追殺緄弟幹闔於  
中江發孫峻塚而剖其棺斲其屍收其印綬大赦天  
下一切亡官遷徙皆放還詔諸葛恪滕胤呂據等並  
無罪見害並宜改葬追贈其家復其田宅群臣有乞  
為恪立碑以銘勳德博士盛冲以爲不合帝曰盛夏

出軍士卒傷損無赤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  
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是矣遂寢之帝耻與  
緄等同族勅除屬籍曰故峻故緄云 緄字子通與  
峻同祖即武烈帝弟靖之玄孫暲之後也暲生二子  
恭綽恭生峻綽生緄緄輔少主奏請多見推詰懼不  
自安及救諸葛誕歸便稱疾不朝築室朱雀橋南分  
遣諸弟入宿衛欲樹諸黨尊朝自固少主嫌之因推  
孫峻殺朱主事將欲誅緄緄乃廢少主迎帝遂乃肆  
意侮慢人神燒大航及伍胥廟毀壞浮圖塔寺斬道  
人是月詔初置五經博士一人助教三人  
二年春正月諸葛恪故吏臨淮臧均上表論諸葛恪



三世有大功請收其屍改葬帝許之二月備九卿官  
下詔勸廣農事進用忠賢以紀亮為尚書令亮子陟  
為中書令每朝列坐帝以雲母屏風隔之

三年春使五官中郎將薛珣聘蜀求馬還帝問蜀政  
得失珣對曰蜀主暗而不知其過且下容身以求免  
罪入朝不聞正言經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母  
子相樂自以為安也窟決棟焚而燕雀恬然不知禍  
之將至是其謂乎帝聞之慄然二月西陵言赤鳥見  
秋使都尉嚴密作浦里塘開丹陽湖田衛將軍濮陽  
興率兵會成之時會稽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宮  
人告亮使巫禱祠有司以聞帝詔黜亮為候官侯使

之國道上令鳩殺之分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是年得  
大鼎於建德縣告太廟作寶鼎歌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溢滿是月魏相國司馬昭殺  
其君髦八月使周奕石偉行風俗宣慰將吏問民勞  
苦爲黜陟之詔九月白龍見布山吳人陳焦死埋六  
日更生穿土而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黃龍見始興八  
月壬午大風震雷甲午有司奏請立皇后帝乃尊所  
生王夫人謚爲敬懷皇后改葬敬陵乙酉立皇后朱  
氏戊子立子暉爲皇太子大赦詔自立四子暉糞鉅  
寇等名字欲令後世易避冬十月以衛將軍僕陽興

爲丞相丁密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 宗字子恭江  
夏人性至孝幼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  
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客多貧故爲廣被庶  
可得氣類相接宗讀書夙夜不懈肅竒之曰卿將相  
器也故長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遇  
夜雨屋漏因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當泣也據  
後稍知之除鹽池司馬能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  
使送還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母非避嫌也尋遷吳  
縣令時不得將家之官宗在官每得新物未寄母不  
先食之及母亡時禁長吏不得奔喪宗犯禁奔喪旣  
而詣武昌請拘大將軍陸遜表陳孝行請於帝帝降

罪母性嗜第冬節將至宗乃入竹林泣第為之生得  
以供祭後累遷位至光祿勳御史大夫後主即位宗  
避後主諱改名仁以張布為中軍督委萬機於布委  
軍國於濮陽興詔中書郎領博士韋昭依劉向故事  
校定眾書而帝悅意典籍唯春夏二時出射雉斬日廢  
耳是年遣察獸往交阯調孔雀大猪考曰錄察獸是吳時官號舊陽都有察獸巷在  
今縣城南二里禪泉寺門或云晉度亮拒蘇峻七戰於此巷亦名七戰巷也詔召祭酒韋昭博士盛冲

二人入侍講論時張布既典宮省知二人切直恐發  
陰失諫不許帝讓之布等叩頭謝而昭竟不入

六年春長沙言青龍見慈湖言白鷺見豫章言赤雀  
見秋七月魏使鄧艾鍾會伐蜀九月蜀以魏見伐來

告詔大將軍丁奉督征西將軍留平將軍丁封施績  
等諸軍分向壽陽南郡沔中救蜀帝召群臣於前殿  
議曰司馬氏得政已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  
未服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  
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剋勝所以危亡者  
不憂其本况彼之事地乎軍師將軍張悌對曰以臣  
愚料則不然曹操雖功蓋天下威震四海崇詐技術  
征伐無已民畏其威不懷其德丕叡承之繼以躁虐  
內興宮室外拒雄豪東西馳騁無歲獲安彼之失人  
爲日且久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  
苛而示平惠爲之謀主以救其疾民歸之亦已久矣

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而四方不動摧  
堅敵如折枯蕩異國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  
智勇兼人孰能如此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目伏矣  
奸計立矣今蜀闡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  
勞本弊覓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筭亦勝  
因危而伐殆其必剋乎若不剋不過無功終無奔北  
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昭懼  
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左右皆嗤  
之而未信冬十月大將軍陸抗上表言成都不可守蜀  
主劉禪降帝聞深憶張悌之言不樂詔丁奉等還軍  
癸未災石頭小城西南一百八十丈是月詔分武陵

爲天門郡

七年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  
郎劉川發廬江兵討之復分交州置廣州八月癸未  
帝遇疾口不能言壬寅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太子暉  
出拜丞相帝把興臂指暉託之丙戌帝崩于內殿十  
二月葬定陵年二十四即位七年年三十一諡  
曰景皇帝

建康實錄卷第三

皇朝通志卷之三

四

二月庚戌朔二十四日丙申時於壬午年三月十一日

丙申年五月帝時與晉諸軍事指之內以帝崩于內與市

帝是時口不茹言主善和亦時難測與入今本于書

西隆以發亂之其信之野令交休置晉州八員察未

十平林才員無嫌如或體林巨靈林協總表對中書

五



津原實錄卷第四

吳下

後主

後主諱皓字元宗大帝孫廢太子和之長子一名彭祖字皓宗景帝永安元年封烏程侯七年八月景帝崩時蜀新亡而交阯數叛國內震懼議立長君而左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相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與張布遂言於朱太后欲以後主爲嗣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殞宗廟有賴則可矣遂定議迎後主庚寅即皇帝位改元興元年以濮陽興爲侍中丞相領青州牧上大將軍施績爲左大司馬丁

奉為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各增班  
秩秋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稱安定宮追謚父和為  
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祖母王氏為大懿  
皇后母何氏為文皇后立夫人滕氏為皇后 后諱  
芳蘭太常滕胤族女父牧五官中郎將帝為烏程侯  
時納為妃及此拜后封高密侯後寵衰何太后保護  
常供養昇平宮天紀四年隨帝北遷薨於洛陽冬十  
月封景帝子竇為豫章王次子實為汝南王次子鉅  
為梁王次子寇為陳王以禮葬魚首有公主 主字小  
虎大帝次女步后所生適朱據初全主譖王夫人并  
廢太子和欲立魯肅王霸為嗣朱主不聽全主恨之

及少帝即位孫儀謀殺孫峻事覺伏誅全主因譖朱

主埋於石子崗

案搜神記後主欲改葬主塚瘞相立不可識別而官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塚以伺其

靈使察戰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見一女年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奮然不見二巫不謀而言

同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尔後主初即位儉素孫資優詔恤民開

倉振窮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擾於苑者皆

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得志遂廢暴驕恣多忌

諱好酒愛殺小大失人望丞相濮陽興侍中張布等

竊悔立之尚書萬彧聞之而今上於帝帝潛怒使收興

布等下獄十一月詔徙興交州布廣州並追道殺之

夷三族 興字子元陳留人父逸漢末避亂江東興

少有名理太祖時為上虞令遷尚書左曹五官中郎

將使蜀還拜會稽太守瑯琊王之在郡興深相結及  
王即位徵爲太常衛將軍封外黃侯時嚴密建丹陽  
湖田作浦里塘公卿議不定興以爲便就之遷丞相  
與中軍督張布爲表裏布小女時爲美人及布誅後  
帝從容問美人曰父何在美人答曰爲賊所殺帝怒又  
殺美人後思之問左右左右答美人有姊適衛尉馮  
朝子純即布長女也後主奪之入宮拜爲左夫人極  
寵廢朝事十二月司馬昭爲魏相國遣使徐紹齎書  
來陳事勢利害

元興二年春正月分吳郡丹陽等九縣爲吳興郡治  
烏程二月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璜

報魏書兩頭言白不着姓司馬昭銜之陟之奉使也  
入境問諱入國問俗至魏魏將王布示之馬射而問  
陟曰吳之君子亦能此否陟答曰此軍人騎卒之肄  
業也非士君子之所宜爲也布大慙陟等旣至魏司  
馬昭問來時吳主如何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  
昭饗陟百寮畢會問陟曰彼成備幾何答曰自西陵  
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答曰  
疆界雖遠而其險惡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  
八尺之體靡不受患至於防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  
之厚禮而還夏四月甘露降蔣陵五月大赦改甘露  
元年秋七月逼殺景皇后朱氏於苑中小屋治喪內

外知其非疾皆痛之又遷其四子於吳道追殺霍震

二人后太祖女魯育公主生父據赤烏末太祖納為

瑯琊妃案吳書初孫峻既用全主護殺朱主后隨王在郡王懼遣后還建業執手泣別及至峻遣后就王太平中少帝知朱主為全主譜害

藉問朱主死意全主懼答皆據二子熊指所白帝遂殺熊指損妻峻妹也孫綏益忌遂謀廢帝立瑯琊王王即位永安五年立為皇后七年景帝崩群臣上尊

號為皇太后后主即位貶為景帝后是年見殺合葬定陵九月西陵督步闡上表請徙都武

昌後主納之鎮西將軍陸凱見楊土百姓汧流供給

為患又時政多謀黎元窮匱乃進表諫帝言武昌土

地危險境埔非王都安國養民故先帝嫌之遷都於

此且黃龍初有謠云寧歸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今陛

下動不遵先帝之法而復苦

即日大駕將發留御史大夫

建業冬十月使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於魏  
弔祭司馬文王後主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卿有出  
境之才故相屈行儼對曰皇皇者華且蒙其榮懼無  
古人延譽之美謹厲鋒鋦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  
秀皆不能屈羊祜等與結縞帶之好十一月後主至  
武昌大赦分零陵南部爲始安郡分桂陽南部爲始  
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

甘露二年春正月張儼丁忠等使晉還儼道遇病卒  
而忠獨歸言北方無戰備且弋陽可襲而取後主木  
悅信之因置酒會公卿大飲令左右相嘲爲樂常侍  
王蕃朝尚書萬彧曰魚潛於泉出水吹沫何則物有

本性不可橫輿非分或出自溪谷羊質虎皮或答曰  
唐虞之朝無課舉之才造父之側無驚蹇之乘由是  
銜之蕃既沉醉後主輿出因請還蕃為人有威儀行  
動自若後主不悅時萬彧陳聲等承顏爭毀之後主  
大怒叱左右收殿下斬之太常滕收征西劉平等苦  
請不得 蕃字永元廬江人博學多聞自尚書郎去  
官歸讀書景帝即位與賀劭入為常侍性切直輿朝  
蹇言諤陸凱重之特年三十九

案江表傳後主將徙武昌問蕃射  
不主皮蕃不時答後主怒之即於

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令親近將跳蕃頭作虎狼  
爭咋頭皆碎以示威使無敢犯者與吳錄不同

二月後主既得丁忠

定議欲北伐右司馬丁奉言忠不可信師出必無功  
後主大怒不納大將軍陸凱等固諫不可乃止於是



自絕於晉秋八月因得大鼎改元為寶鼎元年大赦  
以鎮西將軍陸凱為大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  
十月以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劫後主弟永安侯謙為  
主出烏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眾  
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討於九里汀之牛屯獲謙  
耽殺之 謙字公遜太祖孫故太子和次子景帝封

永安侯

永安今在湖州武康縣素長歸施但等見後主上武昌遂謀反劫  
謙至秣陵後主召留後丁固諸葛靚乃與丁固等

拒破

初望氣者言荆州天子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

利故後主上武昌仍使破荆州界大臣名塚斷其  
山崗而但等果反後主自以為得計聞但平後乃使  
百餘精甲鼓譟入建業

兵來破揚州賊以賊其言人言皆為莫陽郡分吳丹  
陽為吳興郡以奉陵六郡為邵陵郡十一月將欲還  
建業左丞相大將軍陸凱諫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  
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  
不久而亡夫民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  
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已來君威傷於桀紂君  
明暗於妲姁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而  
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  
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佞  
俗臣竊為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  
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遷徙傾動搔擾百姓民

更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後主大怒  
發凱前後諫表使近臣趙欽以口詔報凱曰卿往表  
言朕不遵先帝有何不平君諫非也但建業宮不利  
故避之而西宮衰耗可不得徙乎凱因重上疏言後  
主不遵先帝二十事曰臣竊見陛下親政已來陰陽  
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  
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  
乎而陛下盛意驅馳六軍流弊縱陛下一身安素百  
姓愁苦何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  
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代之明劾今日之師表也常  
侍王蕃黃中通理朝忠義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

龍逢而陛下忿其苦親惡其直對象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百歲悲涕成以吳國夫差復存以先帝親賢陛下反棄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位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曰臣賢良憤慨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之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取而埋之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由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

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寡夫女吟於內風雨逆度  
正。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  
失陛下臨祚已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今庶事多  
曠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  
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故國富民充奸盜不作而  
陛下徵調州郡竭其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  
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步張內近胡綜薛綜是  
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  
聲曹輔斗宵小吏先帝所棄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  
八也先帝每宴群臣抑損醇醴臣下終日無失慢之色  
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瞻視之敬懼以不盡

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  
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桓靈親近官豎大失民心今  
高通詹廩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  
兵若江渚有難烽燧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  
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  
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吁道路母子死訣  
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時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  
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今則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唯空 是不  
遵十二也先帝嘆曰國以民爲本以食爲天衣其次  
之三看朕存之於心今則農桑並廢是不遵十三也

先帝用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  
受者不妄今則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  
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  
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  
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明  
則士民散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  
先帝十六也今所在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  
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之亂寔由  
茲起是爲漢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之  
吏民之仇讎元帝天年雖有已壹錢欵尋皆誅夷以  
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三事是不遵先帝十八

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位然後考績黜陟今莅政  
無幾便即徵召遷轉迎新送故紛紜道路傷財害民  
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  
不遵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  
之罪願陛下留意焉後主大怒爲其重臣難以法繩  
忍之十二月還自武昌留衛將軍滕牧鎮武昌

二年夏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充廣二千石已  
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攘諸營地大開苑囿起土  
山作樓觀加飾珠玉制以奇右左彎崎右臨礪又開  
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遊堂殿窮極巧



功費萬倍

案輿地志太祖鑿城北溝北接玄武湖後主所引湖內水並解在前卷晉左太冲作吳都賦曰東西隱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槐連閣

相經閭闔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寧嶠右號臨碑雕梁鏤篆青瑣丹楹圖以雲氣

律以仙靈又曰高閣有開洞門方軌朱闕雙文馳道如砥樹以青槐巨以漆水

玄陰耽耽清流疊疊列寺七里夾棟陽路屯塔櫺北廡署基布橫塘查下邑屋

隆穹長干延屬飛甍斜玄案宮城記吳時自宮門南出夾苑路至朱雀門上八

里府寺相屬梯塘今在淮水南近陶家渚俗謂回軍母汭古來緣江築長堤謂

之橫塘淮在比接柵塘在今秦淮運口吳時夾淮立欄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

浦查浦南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二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二十里至板橋

板橋上三十里至烈洲洲有小河可止商旅以避烈風故名烈洲又洲上有小

山形如栗亦謂之栗洲吳時烈洲長封

洲一百二十步長干已注解在前卷

時大將軍陸凱徐陵亭侯

華敷上書諫曰敵國疆大西蜀傾覆深可為憂且以

為安撫修德在急而功作無益於時後主不納敷為

兼東觀令領右國史累陳讓表後主使人謂曰東觀

儒林之府非名學碩儒無以任其職以卿研精墳典

與班張楊蔡為儔故授何乃謙光而自菲薄秋七月

使大匠卿薛瑀營寢堂號曰清廟冬十月遣守丞相  
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  
法駕東迎神於明陵引見仁等親拜送於庭十二月  
仁奉靈輿法駕至後主遣中使日夜相繼奉問神靈  
起居動止巫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後主悲泣  
悉詔公卿詣闕賜各有差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  
近郊後主於金城門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閣翌日  
拜朝薦祭歎戲悲感比至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  
有司奏夫祭不欲數數則瀆宜以禮斷情乃止十一  
月新宮成周五百丈署曰昭明宮開臨劓彎碣之門  
正殿曰赤烏殿後主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





是歲左夫人張氏薨後主哀念過甚留葬苑內臨哭數  
月不出聽事民間訛言後主已死章安侯奮當立時  
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  
墳塋後主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章安侯及其五子  
奮字子陽魯王霸母弟太元二年封齊王居武昌少  
帝即位大將軍諸葛恪執政不欲令諸王處江濱兵  
馬地徙於豫章奮不從命恪爲書與奮畱權奔南昌  
逸遊無度恪誅後徑下至蕪湖欲入建業觀變殺傳  
相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太平中又封章安侯至是以  
訛言見殺

三年春後主大舉將家西上初廢帝太平元年冬刁

玄使蜀還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遂詐增  
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  
荆楊之君乎又得魏人言壽春下童謠曰吳天子當  
西上是年後主聞之大喜曰此天命也遂載太后已  
下六宮嬪妾千餘人濟自牛渚陸道西上呼玄青蓋  
入洛陽以從天命行至華望遇大雪途壞兵士皆被  
甲持仗百人兵引一車寒凍欲死妃后菜色兵一不  
堪曰若遇敵當便倒戈耳左右進諫皆不納東觀令  
華嚴同爭後主乃以

追前出軍伐晉無功事大司馬

丁奉斬之 奉字承 淵廬江安豐人少驍勇常從征

伐斬將率旗曾不退 敵累以功遷冠軍將軍封都亭侯

廢帝即位隨諸葛恪拒魏軍於東興爲前鋒將三千銳卒先據要害便令兵人解甲着冑魏軍大笑之不爲備奉乃縱兵擊之大破魏軍進滅寇將軍改封都鄉侯又從孫峻征淮南跨馬提戈突入其陣取文欽而歸景帝立謀與張布等因臘會殺孫綝遷大將軍領徐州牧後主立進右大司馬至是見讒追過斬之徙家於臨川冬十月蒼梧太守陶璜與監軍虞汜大破晉交阯太守楊禛禛降因定日南九真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破扶巖置武平郡十一月鳳皇集西苑大赦改明年爲鳳皇元年秋八月左丞相萬彧以泄禁中語因會飲毒不死自殺是月西陵督步闡反降晉

闡字仲思丞相騭次子以功封西陵亭侯繼業督西陵至是後主徵入為繞帳督闡以累世在西陵卒見徵命自以為失職懼讒乃不應召據城降晉使兄子璿往洛陽為質後主遣大將軍陸抗討擒之夷三族二年春宮人賊市百姓物司市中郎陳聲收宮人繩以法後主聞之忿以他事燒鋸斷聲頭弃其屍於四望山下

三年春臨海太守奚熙以疑舉兵斷海路為其部曲

所殺傳首建業夷三族

葉江表傳後主左夫人死思念之於苑中作大家葬之使工刻桐人於家內以為其

衛多送珍玩之物不可勝計葬後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墓大奢皆謂主已崩而今立者何氏子也時後主舅子何都兒似後主是以百姓有此言或去章安侯奮當立故奚熙信訛言欲還建業至是年乃舉兵反

三月司徒丁固卒

固字子



賤會稽山陰人幼孤在襁褓中鬪澤見而異之少居  
貧色養與宗族同寒暖虞翻深敬異之累著位廷尉  
景帝時爲右御史大夫曾夢松生腹上懼問左右或  
占之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當爲公至是果然  
秋九月尚書僕射高陵侯韋昭以嫌收下獄獄中因  
吏上書陳所著洞紀自庖犧已下至秦漢爲三卷又  
作官訓一卷辯釋名一卷冀以此求免後主覽書恠  
其垢汗大怒昭懼因叩頭五百下兩手自縛右國史  
華覈率公卿連上表救之流涕進言曰昭學業幽邃  
國之良臣年過七十乞一介餘年以成大吳之備典  
後主益怒曰欲書朕過耶竟誅之徙家於零陵 昭

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善屬文舉孝廉累遷尚書郎太子中庶子侍太子和講在東宮時賓客蒸鱗好博奕太子以爲無益命昭著論言得失言詞清妙當世重之及和廢轉黃門侍郎少帝立爲太史修撰吳書與華覈薛瑩等叅同其事景帝立進中書侍郎領國子祭酒帝好學詔令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延入侍講後主立封高陵亭侯遷尚書僕射兼中常侍領左國史時有屢言瑞應後主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篚中物耳後主銜之及欲爲父和作本紀昭執不登帝位宜爲傳後主怨猶是漸見嫌責昭恐上表自陳衰老去職以成所造之書後主不聽昭懼成疾因侍宴後主

竟坐率人以酒七勝爲限若不入口

飲不過三勝時或茶茗代之及是衰老見逼憂恐且  
酒後又令侍臣折難公卿朝弄私短爲歡昭以爲外  
相毀傷內長尤恨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後主以爲  
不承用詔命又嫌前答筐篋之言積前後事遂收下  
獄死時年七十三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  
郡料出亡叛戶口大司馬荊州牧陸抗薨抗字幼  
節丞相遜嗣子栢王外孫年二十襲封江陵侯累遷  
立節中郎將赤烏中自完城與諸葛恪換屯屯柴桑  
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桑果不得妄伐恪入  
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後屢

以征伐功拜領軍大將軍益州牧尋遷西陵樂鄉公  
 安等諸軍事因陳時宜於後主一十七條而切言何  
 定弄權閹官專政之事鳳皇初步闡以西陵降晉抗  
 率諸將大破晉軍而梟闡首修理城圍東還樂鄉貞  
 無矜色故得將士歡心時晉以羊祜為荊州刺史與  
 抗隣境抗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  
 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誠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  
 復見於今矣尋加都督大司馬荊州牧鳳皇二年就  
 拜之明年夏病上表勸益兵西陵西陵國之西蕃若  
 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  
 傾國爭之至秋遂薨時年五十一晏嗣

案吳志抗生四子長  
 晏次景次機次雲

十二月詔分鬱林為桂林郡十一月侍中太尉范慎  
薨 慎字孝敬廣陵人性多純直竭忠知己之君纏

綿三益之友時人貴之自侍中出為武昌左部督治

軍整齊後主將遷都甚憚之拜太尉慎恨久為將老

耄請還軍士戀之隕涕而別

案范氏家傳慎著書二十篇號曰矯非

是歲大疫

四年春吳郡上言掘地得銀長一赤廣二分上有年月

字因赦改元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

塞長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靜至是

湖忽開通或云當太平青蓋入洛後主以問奉禁都

尉陳訓訓曰臣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謂人

曰青蓋入洛將有輿襯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又於湖

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

作皇帝字於是又改元為天璽元年立石刻於巖山

紀吳功德案吳錄其文東觀華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誰善或傳是皇象恐非在今縣南四十里龍山下其石折為三段時人呼為段石崗也

秋旱會稽太守車浚以民飢表出倉賑貸後主怒以

浚樹恩私遣人就斬之時東湖太守張詠以不出筭

緡亦遣就斬之同梟首以徇諸郡中書令賀劭見後

主兇暴驕矜信惑群邪政事日弊乃上表極言而諫

後主深恨以為謗毀國政嫌之既而劭忽中惡風口

不能言求去職後主疑其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所

劭無一言後主大怒燒鋸以截其頭家屬徙於臨海

劭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以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

譖惡於後主而與樓玄同見殺時年四十九八月京  
下督孫楷降晉時鄱陽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一百  
丈其上四十丈有土穿軒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  
相似俗謂之石印相傳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  
有祠堂巫言石印神有三郎歷陽縣長表言石印文  
發後主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言天下  
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省其印文詐以朱書二十字  
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遂還以奏後主大喜曰吾當爲九州都渚乎從太  
皇逮朕四世太平主非朕復誰遣使以印綬拜石印  
三郎爲王又刻石銘褒詠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

羨山有石室長十餘丈在所表為大瑞後主乃遣兼  
司空董朝太常周處等往陽羨縣封禪國山大赦改  
元天紀元年以協石文

二年夏五月右國史徐陵亭侯華覈卒 覈字永光  
吳郡武進人起家為上虞尉以文學召入祕府數以  
便宜利害事進諫愛民省役後主不納累遷東觀令  
領右國史卒時年六十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  
王王給兵三千人

三年夏四月合浦部曲將郭馬反殺廣州刺史自稱  
交廣二州刺史安南將軍初有讖云吳之敗兵起南  
裔亡吳者公孫也後主聞之自文武職位有姓公孫



者皆徙廣州不令停江濱

案後主大帝孫亡國之應也聞馬反大懼此天亡也

秋七月以

張悌為丞相領軍師將軍率牛渚督何

街名

滕循等惣

戎自東道緣海向廣州以循為鎮南將軍假節領廣

州牧又使徐陵督陶濬等將兵七千會陶璜自西道

向廣州東西俱進共討郭馬

案吳志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死後部曲兵馬當分給馬等

累世舊軍不樂別離遂與何興王族吳述勢興等謀反以據廣州興攻蒼梧徐破始興也

八月建業有鬼目草生

工人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

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赤厚三分如枇杷形上

圓徑一赤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

圖名鬼目草為芝草買菜為平慮草遂以為瑞封狗

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案于寶傳黃狗者吳之土運承漢後故初有黃

龍之瑞及其末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懸殊即其天道精微之應也

冬十月晉軍來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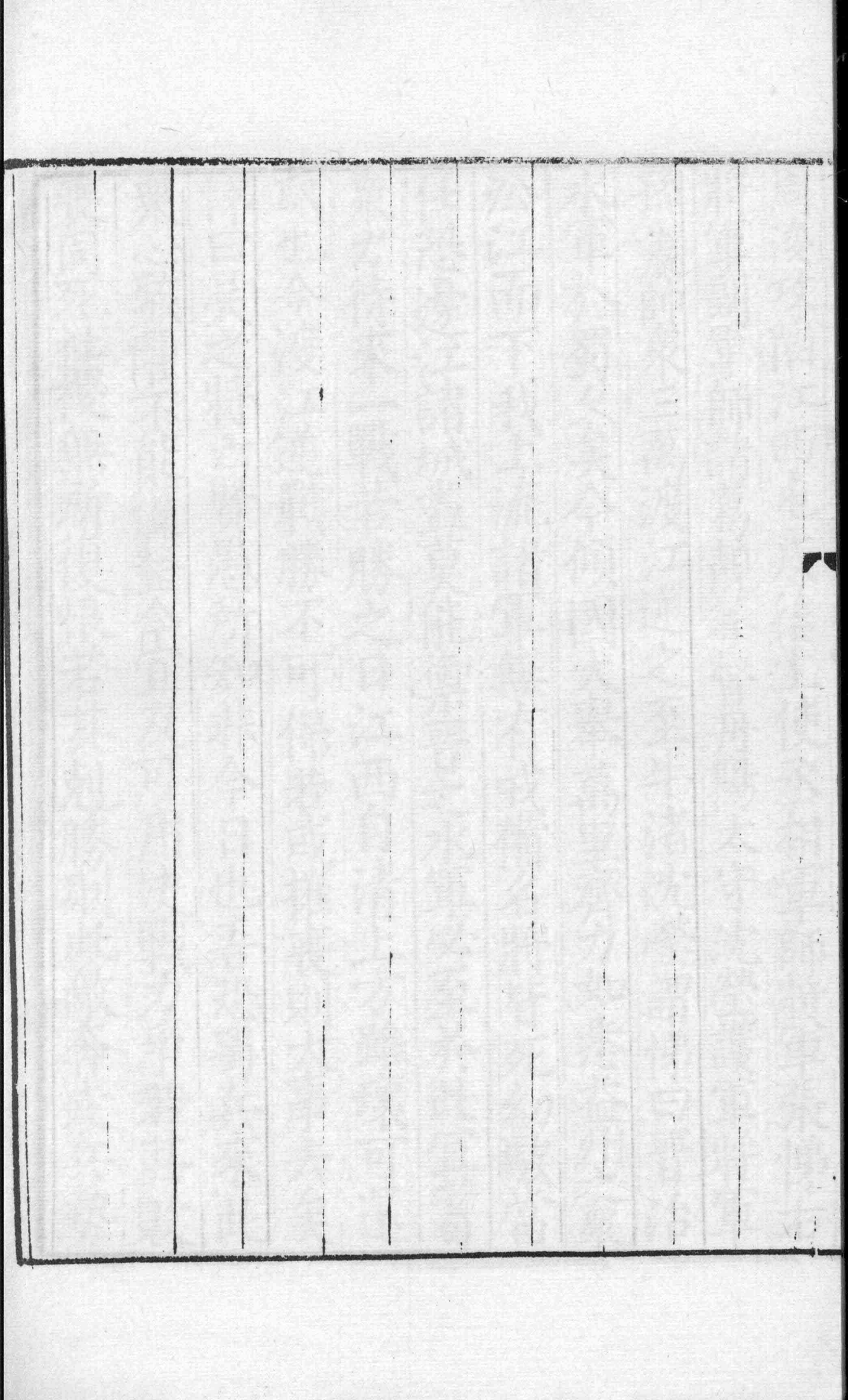
將軍司馬卬侵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  
逼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入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入夏  
口鎮南將軍杜預過江陵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王濬  
廣武將軍唐彬等浮江東下陶濬等討郭馬至武昌  
聞北軍大舉止而不進時後主不專政事耽荒無度  
上流征鎮告變曾未為心日集公卿內外淫宴皆令  
沉醉使黃門郎十人不預酒侍立為司過之吏客罷  
各奏其失酒後之愆罔有不舉並加威刑采官女少  
有不合意者輒剉殺之又料取大臣將吏子女十五  
六者具名揀閱揀閱不中乃許出嫁或生剝人面皮

鑿人之目性酷虐多猜忌而任幸岑昏儉諛屠害無  
日尚書郎熊睦因諷旨微有所諫便使人以刀鐶撞  
殺之身無完肌侍中張友俊才辯捷以應答高致惡  
其有能以他事誅之左右側目衆情所苦上下離散  
晉軍已至無不土崩瓦解者

四年春正月杜預等破荊州晉軍並進殿中親近數  
百人皆一叩頭請曰今賊將至兵不起刃衆並離心  
願坐岑昏以謝天下後主始惶懼許之左右遂爭起  
收昏殺之尋遣追已不及戊辰陶濬自武昌奔歸見  
後主陳晉上蜀舡小今得二萬精甲乘大艦拒之自  
足破賊皓授節鉞其夜衆逃散不能禁是月晉王軍

周浚攻陷江西屯戍後主使丞相軍師將軍張悌右  
將軍副軍師諸葛靚等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將軍  
孫表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謂悌曰晉治  
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如悉益州之衆  
沿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戎備名將皆死幼騃當  
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  
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  
取也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  
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此  
衆心駭懼不能復整今宜及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  
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





也出二月王渾周浚等進屯橫江後主聞梯軍沒甚懼自

選羽林精甲以配沈瑩孫震等屯于板橋乙未乃自

為書與舅何名御責己曰昔大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

士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代至

朕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安黎元多為咎豐以遺天

命災暗之變謂之名御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剋聞

晉大衆遠來臨江庶其勞瘁比晨摧退而張梯不返

喪師過半朕甚惆悵于今無聊得陶潛表云武昌已

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乃兵將背

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耶朕之罪也天文玄變於上

萬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同累卵吳祚終訖何其

局哉天匪亡吳朕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  
帝乎公其勗勉竒謀飛筆以聞御一名植丹陽句容  
人文皇太后弟也后初為太子和妃生後主及和賜  
死嫡妃張氏亦自殺后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撫  
後主及三弟後主即位尊為昭獻皇后尋改為文皇  
太后稱昇平宮己未晉龍驤將軍王濬摠蜀兵泐流  
直止建業瑯瑯王司馬佑帥六軍濟自三山遣周浚  
張喬等破吳軍於板橋瑩等皆遇害後主聞軍相次  
而敗惶迫乃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使太  
常張夔奉牋并進璽綬於佑曰昔漢氏失統九州分  
裂先人因時際會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晉乖隔



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步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  
者猥煩六軍銜蓋道路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  
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張夔奉所佩印璽委質  
請命惟垂信納惠濟元元三月辛未後主遣群臣書  
曰朕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積年政教凶勃遂令百  
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沒有餘  
罪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壬申王濬舟  
師先至石頭後主以草縛銜璧昇櫬見濬於軍門濬  
解縛焚櫬以禮相見癸亥晉瑯琊王佃會諸軍入自  
都城屯太初宮收其圖籍府庫摠領州郡戶口人吏  
兵糧舟楫音樂采妓乙亥置酒大會安東將軍王渾

酒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無難督周  
虺曰漢末分崩三國鼎峙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  
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虺字子隱義興陽羨人  
父鮐鄱陽太守虺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騎田  
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欲州里患焉虺聞之慨然有改  
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曰三  
害未除何以爲樂虺問之答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  
蛟并子爲三害虺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  
獸又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虺與之俱三  
日三夜人謂已死相賀虺殺蛟而返聞鄉相慶始知  
人患已甚乃入吳尋二陸學問時機不在見雲具以

情告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

朝聞夕改君前途尚遠耳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

不彰遂勵志有文思心存義烈言必思信剋己暮年

州府交辟仕為東觀令累遷太常出督無難案晉書吳平後廟入

洛遷廣陵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與一朝決遣之轉楚內史俄拜散騎常侍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新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

一乃敷以教義又歛骸骨無主者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遷御史中丞副

梁王彤征齊萬年於關西戰沒死撰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集吳書未成卒三子玘靖禮皆事東晉也是歲建平太守吳彥聞皓不守以郡降晉

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才身長八尺手格

猛獸膂力絕群初為通江吏時平南將軍薛珣仗節

南征軍容甚盛彥見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

之曰以君相見後當為大將不足慕少起家為小將大

司馬陸抗奇其勇略拔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挾刀跳躍而來坐上誅其權而奔走唯彥不

動舉凡禦之眾服其勇果遷建平太守

案吳錄王濬造舟於蜀

之表請增兵 自不從彥乃折為鐵鑲斷江路及晉師臨壞江諸城皆風降附或見攻拔聲聞于攻之上下皆震舍禮之及皓亡始晉武帝拜為金城太

守帝常從容問薛瑩孫皓所亡瑩曰皓為君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山之瑩由此而作帝復問彥答曰吳主英俊宰

輔賢明帝笑曰何為亡彥曰天祿永終晉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在坐謂彥曰始為名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曰陛下

知我而却不知帝甚嘉之位至長秋卿卒於官 夏四月遣使送後主於洛陽舉家西

遷以武帝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洛陽甲午晉帝

使詔慰勞封為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

粟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拜太子為

中郎將諸子為王者並拜郎中每朝會召後主預之

常指殿謂曰朕為此殿以待公久矣皓曰自於江南

亦作此座以相待案三十國春秋晉王濟嘗與武帝暮時濟伸脚在榻下因問皓曰聞君生剝人面皮何也皓曰人目

無禮於其君者則剝之武子大慙遽縮脚或侍宴武帝曰聞君善母吟後一唱汝歌皓應聲曰昔與汝為隣今為汝作目勸汝一盃酒願汝壽千春

年薨於洛陽葬河南芒山滕心自為哀策文甚酸

案後主年二十二即位十六年三十八為晉所滅入晉為侯五年薨年四十二子孫相承三代四帝起壬寅終於庾子凡五十九年七年在武昌五十二年

都建業初大帝黃武年中魏軍大舉文帝自至廣陵臨

江朝廷危懼乃召術人趙達筮之達布筭曰吳表在

庾子今賊無能為帝問庾子遠近日後五十八年帝

笑曰朕憂當身不及子孫也案吳志達太河南人少好異用異精

渡江治九言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應變立成對問去神計飛蝗射隱伏無

不中効謂太史丞公孫滕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于三世不過六

史郎滕求其法達曰今已亡及太祖即位今達筮在位幾年達曰漢高建元十二年陛下悟之帝大喜後果如其言常謂知星者曰我不出口曠以知天道

足下畫夜暴驚望氣不亦勞乎  
無所得是時吳有黃象字休明善書十國不及羅武子字子幼善園基時莫與  
宋壽能心夢之不失一音不與善書妙動神明與不極盡屏風誤落筆點因以  
為繩帝以生繩舉手環之孤城郭極能相人知吉凶吳範占風氣劉渾明天官  
太一此八人世皓在位天紀不有窺上國之心使太卜尚廣筮  
謂之八絕也

并天下得同人之頤  
到曰吉庚子歲青蓋入洛故皓  
以克平西北為事不備其亡時歲實庚子也永安二  
年三月有異童子年可六七歲着青衣來從群兒戲  
諸兒畏問之答曰我突感星將有告爾曰三公鉏司  
馬如言訖昇天去漸遠若死練自後五年蜀亡六年  
晉興至是吳為司馬如滅之

案吳大帝即王位黃武元年壬寅至唐德元年丙申

合五百三十五年矣  
建康實錄卷第四